

中国年度最佳文学作品精选

# 平原上的舞蹈

中篇小说

中国年度最佳作品精选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

# 平原上的舞蹈

（满族） 关仁山

# 平原上的舞蹈

（满族）关仁山<sup>\*</sup>

## 1

羊马庄媳妇嘴巴臊，羊马庄的姑娘秧歌扭得好。

麦收的一个上午，尧志邦骑着自行车回家，有幸在路上碰到了村里的秧歌队。刚下过一场保墒雨，地面儿有点潮湿，路边黄熟的麦秆也是湿漉漉的。跳到路上的青蛙，听见锣鼓响，没命地往河沟里蹦窜。他呼啦着漂白褂子看姑娘们扭秧歌，姑娘们手里舞动的红绸子跟她们的嘴唇一样鲜艳。不知是哪家姑娘装扮成跑驴儿，颠到兴头儿上还要在路上烟遮罩地打个滚儿，狐狐地丢给男人们一个媚眼。

年不年节不节的，怎么扭起了秧歌？尧志邦心里嘀咕着，

---

<sup>\*</sup> 关仁山 1962年生，满族，1984年开始文学创作，至今已发表文学作品三百多万字。中国作协会员，现为河北省文学院专业作家、唐山市作协副主席。

就听见身旁的孙大嫂踮着脚尖儿喊：“快看啊，过来啦！”尧志邦顺着村人的视线看去，石渣铺成的村路上，几辆小麦收割机隆隆地开过来了，带过来一阵风，风被阳光晒得热烫起来。老头儿手一挥，锣鼓齐鸣，姑娘们的大秧歌就扭动起来。尧志邦明白了，是用秧歌队拦截收割机呢。年景旺哩，麦子把阳光吃掉了，就如潮湿的热气被人的身体吸掉一样。尧志邦攥车把儿的手掌潮湿了。天刚放晴，虚着眼睛遥望六月的平原，阳光照耀着平坦的原野，光影像薄纱浸浸地流着。麦田里有人放开嗓子吆喊着：吃大饼喽——

这声吆喝勾起尧志邦肚里的馋虫子。每年割麦时吃大饼都格外香。吆喝声时断时续，好像跟远处的熟人亲热地打着招呼。铺天盖地的麦浪呈扇状，泛着迷幻的金黄色，看在肉眼里就是银白色的了。无边的酷暑，像个雾团子，一浪一浪在平原上滚动着，失却了跳跃。土腥气和麦香从麦垄里融融漫卷开来，随那锣鼓声缓缓飘到村巷里去。

收割机被截住了。车里有邻村的领车人，领车的小伙子把脑袋伸出来，笑着作揖：“羊马庄的大姐大嫂们，你们就把我们当个屁，放了吧！”

孙大嫂赤裸着上身，抱着吃奶的孩子喊：“车里的光脸犊子听着，今儿个，你小子的屁也是香的！”

领车人咧咧嘴：“瞧，谁说羊马庄的娘们儿嘴巴臊？那位大嫂多会说话！”

孙大嫂笑着说：“那你就下车吧！只要把我们村的麦子收了，不会亏待你们的！”

一个河南口音的司机说：“光耍嘴皮子不行，你们拿啥招

待我们？”

领队的那个老头儿喊：“要酒，有好酒，要肉，有好肉！”

“我们要好肉！好肉！哈哈！”领车的男人探出脑袋嚷：“你们舍得把好姑娘献出来吗？”

孙大嫂把奶头从孩子嘴里拔出来：“啊，胃口不小哇，那得先把你裆里的家伙掏出来，给我们亮亮相！看够不够个儿？”

领车人吓得缩回脑袋。

一阵哄笑之后，那个老头儿一抖手里的小彩旗：“姑娘们，扭起来！”于是，秧歌就重新扭动起来。跑驴儿竟然滚动在汽车的前轱辘底下。姑娘们的额头上甩着亮亮的汗珠子。姑娘的脸被红绸包裹着，红色被麦香浸着，那红色就显得有几分温柔了。孙大嫂悄悄对姑娘们说：“这帮龟儿子啥时下车，就啥时停！”

尧志邦笑着站了一会儿，心里感叹徐家主人手腕的高明。挤在密麻麻的人群里，他竟然看见弟弟土豆牵着花色奶牛看热闹。窝在土豆鼻洼处的一挂青鼻涕，闪闪发亮。他朝弟弟喊了两声，土豆还是没搭理哥哥。他在心里骂着：“这个傻东西！”弟弟除了呵呵地傻笑就是呆看，奶牛的犄角朝他的屁股一拱一拱。弟弟并不是一生下来就傻了的，那一年，土豆从床上摔到地下的炉子上，摔成脑中风，到乡卫生站抽骨髓，病好了，人却傻了。尧志邦很喜欢这个傻弟弟，同时也预感到自己将来的责任。志邦高中毕业后，没能考上大学，来到村办啤酒厂工作。孙大嫂曾跑到他家里提了几次亲，双方都见面了，很少有他中意的，仅有一个可心的，人家女方又退了，后来一打听，是土豆让他矮了三分。

尧志邦往人群里挤了一下，把目光辗转到秧歌队里二姐的脸上。二姐脸上没涂白粉和胭脂，看上去有一种自然美，眉眼挤弄着，水蛇腰一拧一拧，吸引着好多男人的目光。二姐和老爹尧满仓是去年从啤酒厂裁下来的。老爹和二姐离开土地之前，就把自家的承包田转包给了温州农民徐世昌。没有土地种了，老爹回家就给徐家打工，二姐给他们做饭，闲暇时，就在院里扎扫帚，卖些钱养家。二姐的婆家催她赶紧结婚，二姐说在尧志邦没有搞上对象之前，是不能出嫁的。尧志邦这次被啤酒厂下放回家，也将面临着给徐家打工的问题。他简直不能接受，那原是他尧家的土地啊，在自家的土地上给外乡人打工，不是耻辱那是什么？

尧志邦不愿看下去了，想转身骑车回村，却见一个舞秧歌的姑娘挤出人群朝他笑着：“志邦哥！”尧志邦先是一愣，慢慢才辨认出她是杨金铃。杨金铃跟他家的境况一样，把自家的承包田包给了温州人徐世昌，她是啤酒厂第一批裁下来的。此时的杨金铃，脸上擦的粉，像秋天庄稼地里的白霜。她的腰是粗的，肩和屁股很丰满，手指是短而厚的，是普通庄稼人所梦想的那种女人。她仰望他时，眼睛很亮，身子往前倾斜着。尧志邦笑着说：“金铃，你怎么也卷进来啦？”

杨金铃又密又长的睫毛下透着亲热的光亮：“端人家的碗，就得服人家的管！你二姐都给徐家打工来了，我还跑得了吗？”

尧志邦叹了一口气：“好哇，弄个省心！”

杨金铃瞪大眼睛问：“志邦哥，你是啥打算啊？也给徐家打工？眼瞅着就割麦子啦，徐家正缺人手哩！”

尧志邦一听心就往下沉了，胸口像是被堵住一样。他倔倔地说：“我才不干呢！我想外出打工！”

杨金铃拉住他的胳膊：“我也干够啦！你出去带上我，好吗？”

尧志邦一脸严峻：“外面混，哪儿那么容易？我还没想好呢！”他嘴上这样说，是想避开她。这个胖姑娘在厂里就追逐他，常常在他面前露出一股让人心疼的温柔气来。可他在她的身上没有一点别的什么想法。杨金铃还想跟他套近乎，说“我倒有个路子，我舅舅在县城当官！我求他试试？”尧志邦笑着说：“说好了咱俩一块儿走！”杨金铃甜甜地点头，就被一旁督战的徐早蝶姑娘看见了。徐早蝶阴着脸捅了捅领队的老头儿，老头儿把烟头拧了，狠狠地把杨金铃拽回去，还没鼻子没脸地训斥她犯贱。

“对，让她好好扭！”尧志邦幸灾乐祸地笑着。一抬头，正好与徐早蝶的目光相碰。

徐早蝶赶紧把目光躲闪开。她身材不很高，脸蛋儿漂亮，额头光润白净，上身挺得跟水葱似的，胸脯鼓鼓地起伏着。颇长的双腿穿着发白的牛仔裤，把屁股沟都裹出来了。怎么看她两条腿怎么像打枣的麻秆。她跟尧志邦笑一下，招招手，就朝收割机走去，进行一场收割麦子的谈判。尧志邦也朝她点点头，看着她摇动的细腿，竟然不理解女人还有这般细的腿？

徐早蝶是徐世昌的女儿，她是这个秧歌队的主宰。尧志邦记得，徐家刚刚搬到羊马庄的时候，徐早蝶还在读高中，小姑娘留着齐耳短发，走路轻盈活泼，不爱说话。可如今却成了徐家挑梁拿事的当家人，繁重的劳动竟然没有使她的腰肢

变了形。几年了，尧志邦记得自己只跟她说过一次话。他问她温州人为什么要来北方种地？徐早蝶盯着他的眼睛回答，我们温州人都喜欢到外地闯的，岂止是种地？开发廊的，搞服装的，卖眼镜的，多啦！尧志邦说，背井离乡的，多远啊？徐早蝶笑出满口白牙，远吗？跟你说，在法国还有我们一个温州城呢！你们北方佬啊，就知道孩子老婆热炕头儿！不敢迈出家门半步！尧志邦被她给说红了脸。后来，他就不再跟这个温州姑娘说话了，觉得她跟她爹一样精明，这些南蛮子只知道挣钱，可他们的血肉压根儿就没有真正融入北方平原的生活。

尧志邦站着看了一会儿，秧歌停了，收割机上的老客儿被孙大嫂几个娘们儿拽了下来。徐早蝶在老客面前表现着她的伶牙俐齿。他觉得眼前的一切跟自己没有多大关系，就骑车回到家，他先躲在厢房里睡了一大觉。二姐扭秧歌回家做熟了午饭，老爹尧满仓和傻弟弟土豆才进的家门，土豆笑嘻嘻地将尧志邦拽醒了。午饭吃得很沉闷，老爹和二姐故意不问尧志邦酒厂倒闭的事，倒是尧志邦沉不住气了，沮丧地说：“村办企业真是他妈的靠不住！去年还火得不行，今年就完蛋啦！”满脸皱纹的尧满仓没有搭腔，他的脸色跟冻白菜一样难看，一声不吭地呆坐着，吧嗒着老烟斗。老人在大热天里穿着那件灰布褂子，肩、肘都破了，还穿着。二姐问：“志邦，酒厂把工资给你结清了吗？”

“结啦！”尧志邦这才想起来，赶紧从兜里摸出六百块钱，递给二姐。二姐又推给他：“你拿着，添件好衣裳。”

尧志邦摇头说：“不，姐，我的衣裳够穿的。”

尧满仓没好气地说：“你二姐的话，没听明白！没件衣裳，相亲时穿啥哩？”

尧志邦马上明白了，摇头说：“我想外出闯闯！不想这么早结婚！”

尧满仓瞪眼骂：“你小子说啥呢？你二姐都小三十儿的人啦，你不结婚，谁来料理这个家？”

尧志邦心里有了异常凄凉的感觉。他看了看二姐，又看了看傻吃一气的弟弟土豆，不说话了。

二姐说：“爹，别难为志邦啦！他刚刚回来，心里肯定不好受。志邦年轻，想闯闯也不是坏事嘛！”

尧满仓喝了一口散白酒，黑着老脸喊：“闯？那是吹糖人啊？城里的人都下岗了，有你的饭吃？你明天就跟着我到徐家去！”

尧志邦拧着身子说：“不去，我不给徐家打工！”

“为啥？徐家屈了你啦？”尧满仓说。

尧志邦挺了挺胸脯，陷入难言的痛苦之中。他不明白老爹给徐家干活儿是什么心态，可他心里深深埋怨着老爹，是老爹张罗着把自家的土地承包给徐世昌的。徐世昌一家来到村里打工的时候，尧志邦还在镇上读高中。他听老爹尧满仓很神气地说，孩儿啊，割稻子的季节你就别回来了，如今村里来了一些温州打工的。爹雇佣他们！尧志邦激动地拍手说，雇工？咱家也熬成地主啦！他还听说温州打工的徐家有个漂亮女儿。尧志邦有几个秋天都没回家割稻，可他辜负了老爹，自己没考上大学，怨不得别人，连村办企业都没有他落脚的地方，自家的土地也种丢了，以后的日子还有个如意吗？

光怪老爹吗？那是大开发的年月，啤酒厂的确很挣钱。老爹在厂里清洗酒瓶子，每月都能拿到九百块钱，诱惑得尧满仓把自家的前程，全押在啤酒厂里了，好像啤酒厂是他们永远的救星。跟农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尧满仓，与村人一样，一窝蜂地往厂里钻，头一回尝到当工人的滋味。村支书崔洪生说了，他这一届村长，就是要让羊马庄城市化。村民们太拿着崔支书的鸡毛当令箭了。当时，温州的徐世昌一家搬到羊马庄里来，老老实实给村民打工。七年前，是尧满仓上赶着求人家包下土地，一包就是十五年。尧满仓是村民组长，他还动员组里其他人家也把地包了出去。转包的土地廉价到什么程度，是尧志邦难以想象的。看着徐家人在田里流汗，村民们都觉得自己占了便宜。五年的光景过去，眼瞅着啤酒厂就快黄了，尧志邦有气地看着老爹说：“爹，你给徐家打工的滋味，是那么好受吗？徐家给你啥贿赂啦？”

“你小子放屁！”老爹闷闷地吼着。其实，这句话还真戳着尧满仓老汉心里的疼处了。老人给徐家种田也是出于无奈，他当初真的收了徐世昌的暗钱。在签署合同的节骨眼上，徐世昌偷偷给尧满仓塞了两千块钱。温州人就是他娘的精啊，徐世昌不仅现得好处，而且还在未来的日子里遥控着他，他们一旦变卦，徐世昌就拿出这个杀手锏。尧满仓开始活得不踏实了，他怕组里这几户农民识破他。那一天，徐世昌把尧满仓叫到地头叮嘱说，如果他儿子尧志邦回来，就一定把他领过来，徐家真正缺少这样的壮劳力。尧满仓见姓徐的气势，好像全村的人都归他养活似的。他面带难色地说，老徐，孩子的事得慢慢商量，你得容我个空儿。徐世昌很神气地说，这

里的轻重你去掂量。然后甩着手走了。尧满仓怔怔地看着东家的背影，心里骂，狗操的，不是你当年给老子割稻子时的孙子样了？徐家是从这些土地上发了财的，尧满仓想想就上火。恨归恨，他还是愿意儿子给徐家干活的。从经济上，徐世昌对这些户主还是蛮大方的，除了每年的承包费，工钱也是一季一结。

尧志邦还要跟老爹犟嘴，二姐朝他使了个眼色，他才不再跟爹争执，埋头将菜里的油汤倒进米饭碗，扒拉着把饭吃完。然后连鸡蛋汤也没喝，懒懒地剔着牙，朝院子四周打量着，看见吃草的奶牛，挺了挺胸，憋粗了嗓子吼了一声。土豆嗖地一下窜出去，直奔牛棚，给奶牛饮水去了。

尧满仓叹声说：“人活低了，就得按低的来哩！”然后佝着腰朝后院去了。尧志邦看着爹的背影，知道是说给他听的。屋里只剩下二姐和尧志邦。二姐收拾着桌上的碗筷，说：“志邦，跟姐说句心里话，你到底是怎么打算的？”

“二姐，我心里真的没谱呢！”尧志邦不敢看二姐善良的眼睛，“我不是厌恶农村，我不怕劳动，我是咽不下这口气！兔子急了还咬一口呢，咱这人活成个啥啦？当初啤酒厂红火的时候，我也反对把地全包出去！爹就是不听！”

二姐叹了一声说：“爹嘴上不说，心里也后悔了，你就别挤对他啦！志邦，你真的要走？”

尧志邦站起身说：“走，徐家承包地多时到期，我多时回来！姐，你该结婚就结婚，我会给家里娶个女人来的。”

二姐低头默默地刷锅，高粱瓢子做成的刷子在锅沿上狠狠地刮着，响声刺耳。

## 2

杨金铃笨手笨脚地走进屋里来，把包裹放在门后。

尧志邦还呼呼睡着，脖子上睡出红红的细汗。平原的早晨总是多梦的。这个麦收的早上，尧志邦做了一堆的梦，说不上是好梦还是坏梦。天不亮，他醒过来一回，是二姐在窗前抱柴火时惊醒了他，紧接着听见老爹用鞋底刮镰刀上的泥，咿啦咿啦地响。弟弟土豆吆喝着奶牛，迈着懒散的步伐走出院子，融进村街上嘈杂的人声里。他睁着眼睛，感到无所适从，就趴在炕沿儿吸了一支烟，思谋一下上城的事，又躺下睡了个回笼觉。昨天他与杨金铃商定好，今天要到县城的土产公司打工。城里那头是杨金铃托她舅舅联系好的。杨金铃将包裹扔在锅台上，她的身子靠在门框上，静静地看着他，粉团脸上泛起好看的霞色。她穿着鲜艳，有点俗气，但不土气。等了一会儿，尧志邦翻了翻身，伸了一个懒腰又不动了。

“懒蛋！”杨金铃走过去，将热热的脸蛋儿贴近他，生气地拽了拽他的耳朵，就彻底将他拽醒了。尧志邦揉了揉干涩的眼窝，伸了一个懒腰，看见杨金铃朝他笑，就势一拢双臂抱住了她的脖子。杨金铃表面挣脱，实际往他的怀里钻。她猩红的嘴巴，狠狠地亲了他一口。慌乱中，她的上衣扣儿被扯掉了两颗，两只鼓胀的奶子欢跳出来，像两颗熟透的樱桃朝他晃，接着就有两团东西软软顶住了他的胸脯，他有点冲动，可她的奶子又压得他透不过气来。

杨金铃大张着嘴巴，将自己圆润的脸在他的脸上蹭来蹭

去。尧志邦马上克制住自己的冲动，一把推开她说：“别闹了，我们还得赶路呢。”他起身穿衣裳，透过薄纱汗衫，他看见她胳膊窝上的肉越来越厚。

杨金铃给他叠着毯子，笑出两个酒窝：“我还以为你给忘了呢！告诉你，我舅舅可是等着咱呢！”

“这事儿多亏了你舅舅。谢谢你，金铃！”尧志邦舀了一缸子凉水，到水桶旁刷牙。杨金铃就在他旁边站着，歪着脑袋问：“你拿啥谢我？”

尧志邦说：“等我在城里挣了钱，请你下饭馆！”

“就下饭馆啊？喂不亲的！”杨金铃噘着嘴巴说。

尧志邦对着镜子，擦洗着腮帮上的口红，说：“下饭馆，你不满意，那就买一瓶最好的化妆品给你。”

杨金铃朝他斜了一眼，帮他收拾包裹。

尧志邦知道她的心思。

他们准备出门的时候，碰上闯进院里的二姐，二姐急亦白脸地拦住他们。二姐的身子靠在门框上，脸色苍白，嘴里嘟嘟囔囔地骂着什么。尧志邦以为二姐在他离开之际，心里难过，一问，才知道是弟弟土豆惹了祸。

就在尧志邦睡回笼觉的这个早上，土豆牵着奶牛在荒地里吃草，看见徐早蝶蹲在麦垄里撒尿，土豆看着稀奇，就将牛拴在一棵老树上，趴在麦棵子下偷看。奶牛挣断绳索，将徐家承包田里没来得及收割的麦子偷吃了一片。徐早蝶没有发现土豆偷看她撒尿，站起身来却看见麦子被毁了，她一气之下就将奶牛牵走了。土豆上去抢牛，被徐早蝶带了一个跟头，身上爬满了灰色的蚂蚁。土豆哭着跑到村口找二姐诉屈，

二姐正在村口卖笤帚，就去徐家替弟弟赔罪，想把那头牛要回来。老爹许过愿，这头奶牛是要陪着她出嫁的。二姐没想到徐早蝶是那样精明，二姐尽管没完全听懂他们温州人的夹生普通话，但是她的意思还是弄明白了，徐早蝶说牛可以牵回去，也可以不赔偿损失，但有一个条件，就是让她的弟弟尧志邦给她家打工。二姐犹豫了一下，犯了难，自己的老爹已经给徐家做活，还要逼弟弟来吗？当时她没敢替尧志邦答应，因为她知道今天弟弟就要到城里打工了。她说回家跟弟弟商量一下再给她回话，心想弟弟早上路了。谁知还真碰上了他，二姐怕尧家与徐家闹僵，就将事情说得平和一些。尧志邦放下手里的包裹，抹着额头上的汗珠子说，二姐，你知道的，我不会给徐家打工的。二姐被他说愣了，心里着实停跳了一下，难过的表情里含着一些羞辱的意味。二姐一屁股坐在门坎上，嘴里喃喃地念叨着：牛，我的奶牛啊。尧志邦十分为难地看着空荡荡的院子，不接二姐的话。杨金铃咬着紫色的嘴唇骂，我看徐早蝶那个骚货找挨扇啦！土豆蹦进屋里来了，二姐将满腔的怨气一古脑撒在土豆身上，她举着笤帚使劲捶打着土豆的屁股，土豆嘴巴一咧一咧地躲闪着，最后还是被打哭了。尧志邦拦住二姐的胳膊。二姐的身体伤心地颤抖，两颗硕大的泪珠慢慢地从她合起的眼缝里流下来。

尧志邦说：“姐，我跟你去找徐早蝶！”

他就跟着二姐走了。

尧志邦跟在二姐的屁股后边，像个跟屁虫似的，默默地走在村巷里。村巷很静，村人都到田里割麦子去了。五黄六月不见有一丝凉风，日光把小村融化了。漂白的汗衫裹着他

细细的身量，脖子被汗水湿透了，连投在地上长长的影子似乎都有汗水的痕迹，眼前荡着面粉似的热土。不知谁家的狗躲在墙根下懒懒地喘息。太阳在他的后脑勺上滋滋地响着，与蝉鸣声杂糅起来，把尧志邦弄得心烦意乱。

穿过打麦场，绕过那棵老榆树，就进了徐世昌的家门。这是村里老绝户赵三爷的老宅，赵三爷死后，让他的侄子卖给温州人徐世昌的。他是不愿意走进这个院子的。进了院子，尧志邦看见二姐的眼睛不够使了，她四处寻找着她的奶牛。他知道奶牛在二姐心里的分量，可是前院儿没有奶牛。赵三爷的家尧志邦过去是来过的，破烂而肮脏，几乎让人难以下脚。如今被徐家人料理得干干净净，宽厚的大铁门，院里铺着水磨石地面。窗前造了一个假山石，模样很像他们老家的乌篷船，挨着假山石的地方种上了一大片竹子。竹竿很细，很密实。西厢房供着一尊佛，听老爹讲那是徐家老女人从南方普陀山上请来的，还开了光呢。徐家的厢房里常常是烟雾缭绕，香火不断。尧志邦看见佛像前插着燃了大半又熄灭了的纤细的香棍棍。

徐家女主人徐大妈对尧志邦姐俩笑脸相迎，将他们领到堂屋的凉快地方坐下，然后喊徐早蝶端茶出来。徐早蝶端着茶壶走出屋子，朝尧志邦一笑：“志邦哥，你来啦！”她笑得很温和，嘴角和眼角都弯着。二姐不端茶杯，尧志邦也没有喝茶，两眼盯着徐早蝶说：“听我二姐说，我家的奶牛偷吃了你家的麦子，我和二姐来给你道歉，另外我想让二姐把牛牵回去，那是我姐的牛。”

徐早蝶喝了一口茶，平静地说：“别说了，你先说，你考

虑好我的条件了没有？”尧志邦自己都很难说清，插翅高飞的心暂时收回来了。帮徐家收了秋，又可以化解眼前的危机。不能跟徐家闹僵，老爹还在人家手下讨饭吃呢。想到这些就说：“我答应你。我不要工钱，干足两个月，能够抵上奶牛吃掉的麦子了吧？”

“只要你肯留下来，工钱照付！”徐早蝶说。

尧志邦说：“就两个月啊！”

“行，我家招的都是季节工！”徐早蝶说：“农忙了就干活，冬闲放假！这个你爹最清楚。”

尧志邦无话可说了，忍两个月，还能为上城挣点盘缠。二姐对尧志邦的瞬间转变，感到惊讶，对徐早蝶的和善也有了好感。她和尧志邦同时站起来，跟随徐早蝶走到后院。奶牛被拴在树桩上，灰色的树皮被拴牛绳磨出了亮光。徐早蝶将牛绳解开，递到二姐的手上，二姐手颤颤地接了绳子，赌气地拍打着奶牛的屁股走了。

尧志邦抬脚跟着走，却被徐早蝶叫住了，他扭头问：“早蝶，我下午上工，可以吗？”

徐早蝶隔了距离看他一阵儿，说：“你还不知道我给你派什么活呢？”尧志邦站住，听见墙外奶牛悠长的叫声，扭头看见二姐走了老远还回头看他。二姐喊：“志邦，你跟徐姑娘多呆一会儿，回头我告诉金铃一声。”尧志邦没有回话，徐早蝶笑着喊一声：“二姐，有空儿来串门啊？”

尧志邦跟着徐早蝶走进堂屋，看见徐大妈正在洗白菜，老人擀了一案的面，水在锅里煮着，她让徐早蝶瞅着锅里的水，自己将装满白菜的水桶提出去了。徐早蝶本来是想把尧志邦

领进自己的工作室说话，既然母亲让她看着锅，只好在灶膛口前坐下。徐早蝶一边往灶膛里添加柴草，一边说：“志邦哥，你知道我为什么非要留你吗？”

尧志邦摇着头说：“不知道，你别叫我哥，从现在开始，我是你家的仆人啦！”

徐早蝶笑着说：“掏句良心话，我家是租种你们的土地，来我家打工的待遇是不错的。多少人想来，我还未必答应。只有你尧志邦是个例外啊！这一点，你比你爹有骨气。”

尧志邦说：“人跟人不一样。你不是说过吗，北方农民就知道孩子老婆热炕头。”

徐早蝶笑了：“你还记着啊？大老爷们还翻小肠哩。”

尧志邦发现徐早蝶的眼里放光，自己竟有些不自在了。他提醒徐早蝶锅里的水开了，徐早蝶掀开锅盖，一股热气将她的脸裹住。尧志邦赶紧将灶膛里的柴草撤掉。徐大妈进来了，舀一缸子开水倒进面盆，将面弄得咕叽咕叽响，她笑着对尧志邦说：“我们都不爱吃面食，这是我专门为你和的面。中午在这儿吃饭！给你炸丸子！”

尧志邦摇头说：“不行，家里还有事儿呢！谢谢大妈！”

徐早蝶说：“看你的样子像有事儿的，你就走吧，下午跟我到田里割麦子！”

尧志邦问：“不是拦截到了收割机吗？”

徐早蝶嘲讽地说：“你们家的地，你就忘记啦？村北的大刀把儿地，收割机是开不进去的！”

尧志邦愣了一下，红头涨脸地点着头。

徐早蝶送尧志邦走出小院，尧志邦走在村街上，还在回

忆自家的土地，他怎么就想不起那块叫大刀把儿的土地？看来自己还不如徐早蝶熟悉自家的土地。你活该听人家外乡人吆喝，活该在温州女孩徐早蝶面前丢丑。气归气，他从与徐家母女的接触里，感到了一种暖意，将他心中充塞的屈辱感消融了。都说温州人勤劳，温州人肯定有他们牛的地方，不然怎么能够将羊马庄的刁民拢住？就拿徐早蝶母女来说吧，她们从不说粗话，不嘴碎，不和村妇闲话生事。徐世昌是个什么样的老头呢？羊马庄并不肥沃的土地，怎么在他的手里就滚滚发财呢？他不由自主地对徐家以及徐家经营的土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

快到家门口了，杨金铃忽然从草垛后面闪出，截住了尧志邦。

杨金铃一直等着他，她怕将脸晒黑，戴着一顶花边草帽，脑门上还是滚动着豆大的汗粒儿，她骂道：“尧志邦，你咋说变卦就变卦呢？你是站着撒尿的爷们儿吗，竟然怕那个洗面奶？”尧志邦知道村里的女人都管徐早蝶叫“洗面奶”。听说徐早蝶每天用洗面奶洗脸。他理屈地叹息说：“金铃，真是对不住啦！我不怕她，可我心疼二姐，二姐为这个家牺牲够多的啦！”杨金铃撇着嘴说：“你别口口声声拿二姐打遮掩，我看你是被那个洗面奶给迷住啦！”尧志邦摇摇头说：“你瞎说什么？金铃，你先去吧，我只给徐家干上两个月，到时我去城里找你！”杨金铃不依不饶地喊：“你以为你是谁呀？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儿啦！”尧志邦说：“那我就干点别的嘛！”杨金铃倔倔地一拧身，眼睛红了：“你不带我去，有你后悔的那一天！”说完捂着脸晃晃地跑了。尧志邦无奈地看着她的后

影，目送她滚圆的屁股颤颤着消失，猜想她是伤心地落泪了。头顶的太阳火辣，他忙走到墙根阴凉处，摇着衣角扇风，很沉地叹了口气。

村巷很静，间或有一丝凉风。尧志邦没有急着回家，坐在阴凉处吸烟，两只燕子飞过来，在他头顶盘旋几圈又飞走了。快晌午的时候，他看见老爹和乡亲们收工了。老爹用镰刀把儿挑着一只茶壶，茶壶晃荡着，与镰刀碰撞出脆脆的声响。尧志邦赶紧站起身，接过老爹手里的茶壶和镰刀，发现老爹紫红的脸上没流汗，脸上的每一条皱纹却胀得饱满。老爹愣了愣，问他为什么没走？尧志邦一句话也没说，默默地走进院里，看见磨牙的奶牛细细地嚼着草料。他走到牛棚前，撤掉了草料槽儿，恶狠狠地说：“吃，就他妈知道吃，今天我屁也不给你吃！”

## 3

尧志邦没有去找徐早蝶，他是跟着老爹来到麦地的。这块被称作“大刀把儿”的土地，周围被小河包围着，形状真像一个刀把儿。从小路到达麦田，要跨过那座窄窄的土桥。徐早蝶没有骗他，收割机是开不过去的。望着好大一片麦田，尧志邦半张着嘴慌了，心咚咚地往喉眼里跳。他闻到了麦香，久违了的麦香，还慌个什么呢？怕吃苦吗？尧志邦看着黄熟的麦子几乎无从下手，他嘟囔了一句：“爹，这真是咱家的地？”老爹瞪了他一眼，点了点头。尧志邦竟然埋怨老爹过去怎么没带他来过？老爹把茶壶放在地头，拿两捆麦秸遮住茶壶说：

“这是村里后补的。”儿子对自家土地的陌生，并没有引起尧满仓的不满。尧志邦能忍了这口气留下来，老人已经很知足了。要是在城里卖苦力，完全是没谱的事，只有土地才是牢抓实靠的。尽管眼下是给人家干活，可这是自家的地，把自家的地养肥了，最后收回来的肯定是一块肥田。

尧志邦袖手站着，忽然觉得徐早蝶不到，谁来派活？老爹告诉尧志邦说，徐家向来都是记捆儿包活，徐世昌会来验收的。尧志邦开始跟着老爹割麦。太阳斜刺过来的光芒，像是麦芒儿扎在他的脸上、手上和胳膊上，痒是痒，还有点痛感。他听到了老爹割麦的喳喳声，热乎乎的脚步声。他自己割起来的时候，就听不到老爹那边的动静了。刚下镰不大时辰，他就感到脚上不得劲儿，手掌心里干疼，一看磨出个血泡。他从地头的书包里拿出一副线手套戴上。

不一会儿，给徐家打工的村人纷纷赶来了。尧志邦直起身看见孙大嫂、冬瓜、草剩、立伟和孙三老汉走过土桥，跨进了麦田。孙大嫂远远地喊：“志邦，你给爹打帮手啊？”立伟从麦秸里掏出茶壶，喝着水问：“志邦，你不是跟着金铃到城里打工去了吗？”尧志邦摇了摇头说：“不去啦，跟你们一样，给徐家打工啦。”

“志邦，你真是心甘情愿吗？”立伟说。

“你不是把金铃给涮了吗？”孙大嫂抿了一下头发：“人家金铃可是为你才求她舅舅的！”

尧志邦说：“你们能忍，我为什么不能？再说，我跟早蝶说好啦，只给徐家干两个月。”

冬瓜说：“你不去，我可要插一杠子啦。”

尧志邦笑着说：“你去嘛，金铃兴许没走呢。”

孙大嫂瞪了冬瓜一眼说：“金铃看上的是志邦，你小子去了，金铃还不气歪了鼻子！”

冬瓜抓着脑勺咧着嘴，嘿嘿笑了。

孙大嫂悄悄走到尧志邦跟前说：“志邦，我看金铃对你有意思，大嫂啥时喝你们的喜酒啊？”

尧志邦脸红了，轻声说：“孙嫂，我从没这么想过。”

孙大嫂说：“要说金铃长得挺受看，就是屁股大点。大屁股有啥不好，能生崽儿哩！”

尧志邦一味地背着脸说：“孙嫂，你别说啦！”

立伟粗鲁地审他：“你小子早把金铃睡了吧？”开玩笑不论辈分的孙三老汉还火上浇油，咧开嘴向尧满仓道喜。尧满仓一直没有直腰，可他耳朵不背，听着大伙的话，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，抬头看了看尧志邦。他想从儿子的表情上判断是否有这回事。尧志邦赶紧辟谣。他以为老爹埋怨自己不踏实干活，就不再跟别人说话，弯腰割着麦子。孙大嫂他们还在说笑，尧志邦觉得这些人并没有什么痛苦。他们似乎找到了生产队时期的快乐。土地连片转包给徐家，就像是重新组成了生产队。他记得一篇小说里说过，集体劳动就是好，能把爱情来产生。他听二姐说，立伟从啤酒厂下来就在玉米田里跟蓉蓉有了感情，不久就结婚了。对于尧志邦来说，急于找个对象，是要把二姐从这个家庭里解脱出去。具体落实到哪个姑娘的时候，他又没有足够的精神准备，更没有当一辈子农民的想法。如果他娶了农村媳妇，就将他永远拴在了土地上。这种矛盾心情常常使他无所适从。他不是鄙视老爹这

样的农民，只是觉得他们活得单调，活得艰难。庄稼人共有的许许多多的难肠事困扰着他，使他心里酸一阵苦一阵的。

黄乎乎的麦茬盖满地皮，黑色的焦土一点也看不见。尧志邦的双脚踩上去喀哧喀哧地响着。他把麦茬留高了，挨了老爹的一顿训斥。他不气不恼，趁空儿直起腰，走到地头大口地喝着茶水。这是浙江龙井名茶，是几年前的陈茶，是徐世昌包地时送给老爹的。老爹一直舍不得喝，眼看着快变质了，才从房顶的篮子里拿出来。他看见地那头的收割机跑得很欢，将金黄的麦秸攘得高高的。他的视线被远处模糊的厂房吸引住了，他怕看见那个地方，但又不得不看。那是他曾经工作了四年的啤酒厂。酒厂原来是跟人家联营的，对方出个厂标就分钱，分大头的钱。后来因为分红的事，双方闹僵了。对方撤了，村支书崔洪生说要打自己的名牌，又闹了一年，自己的名牌没打出来，酒厂的轮子就转不动了，连本地人都不喝他们的酒了。尧志邦在厂里是干技术活儿的，专管配料，穿着白大褂在电脑旁走来走去，是受人尊重的角色。在那里，他觉得自己跟土地和农民离得很远，孰不知自己始终是个农民。他离开啤酒厂的上午，竟然偷偷抹了几滴眼泪。别了，即使啤酒厂再红火起来，他也不想走进去了。看见徐家在自家的土地上发了财，真让人眼红，当初他和老爹还不如死啃住土地，那样就不会出现眼下的尴尬。

尧志邦割麦时反复看自己胳膊上的镀金手表，刚刚干了两个钟头，离收工的时间还很远。他觉得像是在田里干了一年那样漫长。他有点反心了，像是有一口腥热的血团在喉咙里滚着。一抬头，看见徐早蝶骑着蓝色的木兰摩托赶到地头，

分给每人一根冰棍儿，尧志邦也接了冰棍儿吞下去，涌到嘴里的火碳才被压下去了。徐早蝶是替她阿爸徐世昌给大伙记工的。她自己也跟着干活儿。她浑身的曲线都是完美的，眼睛很亮，黑黑的长发无比柔润地缠在头顶，再用宽大的草帽压住。她走到尧志邦跟前，尧志邦闻到她身上一股淡淡的香味儿。徐早蝶高兴地说：“志邦，我就知道你会来田里。噯，我跟你说了个事儿，我弟弟和他的女朋友回来啦！”

“你还有个弟弟？”尧志邦疑惑地说，继续割麦，拿镰刀的手有些飘：“我好像没见过。”

徐早蝶开始割麦：“我的弟弟，初中没上完就经商啦。是他最先来北方的。他从我们老家往这里倒服装。”

尧志邦这才找到徐家举家北上的理由。徐早蝶还告诉他。弟弟的女朋友是北方女孩儿。尧志邦问了一句：“如果土地承包到期，你们家还回温州吗？”

徐早蝶挺了挺胸脯，绘声绘色地说：“也许不回去了，我们那里没有地了。我们温州农家出来的不少，乡政府管这叫外延农业。”

尧志邦疑惑地问：“这是什么意思呢？”

“就是到外头种地。”徐早蝶解释着，还说她家在羊马庄的收成，年底也要上报老家村委会。尧志邦心里好奇地记下了外延农业这个词儿。徐早蝶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弱，他抬起头来一看，才知道徐早蝶已经把他甩下好远。田里劳作的女人屁股都很大，他从麦子的缝隙里看过去，觉得她们的屁股和后腰分不清楚。早蝶与北方女人不一样，干活时有个俏样儿，不时流露出一种姿态，无论多么繁重，都不失优美。当

徐早蝶站直了身体，身腰确实细，肩和屁股也还丰满。尧志邦又与她的目光不期而遇，他慌张地把目光挪开。

徐早蝶看见他落后了，就回过身大声问他：“你还没回答我，晚上你到底去不去？”尧志邦愣了一下，支吾着问：“晚上？晚上怎么啦？你刚才说的话我没听见。”徐早蝶继续重复说：“我父亲说，请你晚上到我家吃饭。”尧志邦更加疑惑：“我是给你家打工的，为什么请我吃饭。”徐早蝶瞪眼说：“美的你，谁专门请你呀？我弟弟回家，请村里崔支书，父亲说让你陪陪，他还有话跟你说。”尧志邦犹豫一下说：“还是让我爹去陪吧，我跟崔支书没话可说。”徐早蝶生气地说：“怎么，我父亲就请不动你啦？那我徐早蝶能不能支使你？”尧志邦想了想说：“算我出工，我就去！”他把话说出来的时候，心里没有底气。徐早蝶两只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他，撇着嘴说：“你可够牛的，算你出工！农民！”尧志邦长出一口气，感到很畅快，似乎感到自己替羊马庄受到屈辱的农民扳回一局。他站在自家的土地上说话还是有底气的。

尧志邦看见徐早蝶不再搭理他，弯下腰默默地割麦，双手挥舞得是那样的灵活，就像二姐扭秧歌一样精彩。眨眼的工夫，徐早蝶的身后就倒下一片麦子。致使孙大嫂他们有些惊奇地打量着这个温州姑娘。她这样拼命干活儿，是给人看呢，还是出于对自家的责任？这让他们联想起早蝶的父母给村人打工时的泼辣劲儿。他们就猜测着，温州的姑娘都这么能干吗？

太阳到傍晚才蔫了，一股凉风吹来，吹出一声声悠长的吆喝，将麦秋的日子喊缓了，缓缓的还有一些温馨。不断有

村人从田里钻出来，喝着老牛，哼着歌谣，背着沉甸甸的麦棵子，慢悠悠地上了路。尧满仓估摸还有几袋烟的工夫天才黑，就开始给割倒的麦子打捆儿，尧志邦站在老爹的身后打要儿。尧家父子割的麦子捆完了，老爹发现要儿打多了，就走到徐早蝶跟前，默默地捆她割倒的麦子。一天割完的麦子码成了高高的几垛。最后见数的时候，徐早蝶怕这些人的麦捆有大有小，就更改了父亲定的章程，按地块儿登记他们的成果。

徐早蝶骑上摩托之前，还叮嘱尧志邦晚上吃饭的事。尧志邦说他记住了。徐早蝶将草帽甩到后背，浓黑的长发就披散下来，被晚风吹起，像个尾巴似的拍打着她的屁股。他目送着她消失在晚霞里。老爹喊他回家，尧志邦还愣着，抬腿迈步的时候，双腿像刀砍似的一软，跌坐在地头的青草棵里，像个打滚的草驴。他咧咧嘴，用手捶着双腿，揉揉两只发肿的脚。真担心下一步的日子怎么个熬法？

“不中用的货！”老爹皱着眉头叹息一声，独自拿镰刀挑起铜嘴茶壶走了。

## 4

尧志邦留在徐家干活儿，本来不抱什么希望。两个月的光景么，三捶两棒就能对付过去。晚上吃饭之前，他忍着浑身的疼痛，赶在日落之前来到了徐家小院。等待崔支书的时候，徐世昌把尧志邦领到西屋的吊扇下面，想跟他说说话。徐早蝶看出父亲的意思，悄悄躲出去，帮着母亲蒸米饭去了。

徐世昌是中等偏低的个头儿，人单瘦，背微驼。他说话的声音有点女气，夹生的普通话能听懂。他给尧志邦递了一支石林烟，自己也吸着烟说：“志邦啊，听说你从啤酒厂回来，应该登门去看你，可我这阵儿忙着筹建米面加工厂，又赶上收秋，就给耽搁啦！我只是让你老爹给你捎话，看来是我老徐有失周到哇！”

“不，徐大叔言重啦。”尧志邦惶惶地瞥了徐世昌一眼，“应该是我来看您啊！”

徐世昌目光很硬，有股逼人的气势。他不错眼珠地看着尧志邦说：“你爹是我的老大哥，为人忠厚。你呢，不仅有你爹的忠厚，还比你爹有文化，听崔支书说，在酒厂你是个技术人才呢。”

“哪里，我算什么人才。”尧志邦脸红了，“我要是人才，啤酒厂就黄不了哇！”

徐世昌摆着手说：“哎，这怎么能怪你呢？听说你研究了一个配酒方案，几个厂长就是听不进去。连崔支书也拿你不当一碟菜，可他们现在后悔啦！”他干瘦的脸上挂着一丝不易觉察的笑意。

尧志邦跟着笑一下，脸上的肌肉有点拉不开。动一下身子，浑身就疼，他抬起胳膊弹烟灰都很艰难，可他心里受用。徐世昌把烟缸往他跟前推了推，继续说：“是人才，我就要留住。小尧，不着奶牛的事，我徐事昌也要请你留下来。我把早蝶骂了一顿，土豆是个残疾孩子，不看僧面看佛面，也不能逼志邦啊！对不住啦！”

“没什么！早蝶没逼我。”尧志邦说：“大叔，别看我是村

里娃，对种地我是一窍不通哩！连早蝶我都不如。”

“你别谦虚，聪明人干什么都有门道儿。”徐世昌脸上的皱纹胀得饱满，眼睛很亮：“虽说我们是外乡人，可你们羊马庄老少没把我们当外乡人看。羊马庄的人情厚哇！我呢，虽说是承包你们的地，可我不能对不起乡亲们，不能把事情看短喽！这不，村里没有米面加工厂，打粮食还要到外村，为方便乡亲们，我徐世昌贷款也要上马。”

尧志邦惊讶地听着，睁圆了眼睛，没想到精明的南蛮子还添了北方人的血性。

“这是小事儿。志邦，你知道么，”徐世昌往尧志邦跟前凑了凑：“等村头的高速公路开通喽，我还想在村里搞一个北方良种培育基地。搞科学育种，将来向外批发良种，前景就更好了。我想，就把这里当成你的家，大叔给你提供一切方便。你们北方有句俗话，前半辈看老，后半辈看小，往后就看你们年轻人的啦！”

徐世昌还一脸真诚地叮嘱尧志邦，往后你就是这里的主人。尧志邦疑惑地听着，想，我给你们徐家打工，我怎么成了主人呢？转念一想，从土地上讲，他是主人也有道理。老人的话说得妥贴温暖，尧志邦就谦虚着晚辈没本事，还是激动得涨红了脸，头顶像是开了一方天，几天里忧郁的情绪，一扫而光了。温州人就是厉害。他过去没有跟徐世昌真正交谈过，所有对于他的印象都是从老爹那里得来的。老爹顺心时就夸上一番，不痛快的时候就骂上两句，纯属农民式的狭隘和自私。徐世昌不仅务实，还很有眼光。从这个角度看，这些农户暂时失去土地也许不是坏事，徐家承包村里的土地，将

会对羊马庄人的观念有个冲击。转过这个弯子，他对徐家的情绪就顺过来了，所以就跟徐世昌有说有笑了，还大胆地提出自己对土地和庄稼的看法。

徐早蝶偷偷掀开门帘，看了尧志邦一眼。

阿妈喊了徐早蝶一声，让她把一盘刚出锅的红烧排骨端到饭桌上。她答应一声就过去了，脸上光泽润红。母亲顾不上看女儿的脸庞，她一直在门外的灶屋里忙着，把各种拿手炒菜做出来。但女儿这一天里的好情绪，做娘的是感受到了。过去的徐早蝶在家里少言寡语，整天埋头干活儿，自从早上，把土豆的奶牛牵回家里，意外地留住尧志邦，她就显得很活跃了，话也多起来。这个晚宴本来是要往后拖一拖的，中午吃饭时，弟弟徐早生带着女朋友一来，徐早蝶就跟父亲提出，晚上宴请崔支书，顺便让尧志邦来作陪。徐世昌知道女儿牺牲了自家麦子才留住了这个小伙子，他也并没有往别处想，只是觉得徐家的事业缺少人手，特别是缺少有能力的年轻人。

徐早蝶频频地把盐水虾、红焖鸡、醋熘土豆丝、酸菜鱼、黄瓜拌蜇头等杂七杂八的菜都端上了饭桌。堂屋的房梁顶上，一盏六十瓦的电灯泡照耀着，将桌上的菜照出五颜六色来，很是吊人的胃口。

崔支书还没有到来，急得徐世昌不时看表。徐世昌嘴里嘟囔着：“这个崔大头啊！”他喊徐早蝶用电话呼崔支书。这时，门外有嘈杂的说话声，门帘挑开，徐早蝶领着弟弟徐早生和他的女友艾香走进屋来，并把他们介绍给尧志邦。尧志邦第一次见到徐家的公子，下午在小麦田里头一回听说徐家还有个儿子。他站起身，很有礼貌地说：“早生老板，艾香，

你们是从城里来啊？”

徐早生点着头，递给他一支中华香烟说：“志邦大哥，别叫我老板，叫兄弟吧！听姐姐说，你来我家帮忙了，谢啦。”

尧志邦刚要说些话，就听见堂屋里有人说话。徐大妈的声音：“没什么好菜，支书莫见笑啊！”崔支书的粗门大嗓：“好菜，色儿好味更好啊！”都听出是崔支书来了，一屋子的人都到外屋来迎接。崔支书身材魁梧，长得像唱黑头的似的，进门就双手抱拳，冲着徐世昌大声嚷嚷：“来晚啦，让你们久等啦。”

“那你就多喝两杯酒！”徐世昌说笑着，拉崔支书落座。

崔支书让尧志邦坐在他身边，崔支书扭头对他嘿嘿一笑，举起酒杯说：“是我向老徐推荐了你，老徐能把你留下来。这就好，这就好哇！”说着干了一杯酒。

尧志邦腼腆地举杯，跟着喝了酒，脸马上就红了。

徐早生让女友艾香给众人满上酒。崔支书举杯又说：“志邦，你看见了，别看老徐一家是南方人，可他们有咱北方人的忠厚和义气。别提啥打工不打工，不受听。你说我崔洪生给谁打工？给百姓打工，还是给乡领导打工？就这么回事儿，老徐丰收了，大伙也多拿钱。好好干，老徐两口子是明白人，不会亏待你们的。”

“三叔说得对！”尧志邦点着头，知道崔支书说完就得喝酒，干脆主动端起来一饮而尽，喝完，酒盅从手里滑落到地上去了。他慌乱地弯腰去桌底找酒杯。崔支书骂着：“你小子咋啦？这么好的酒往地上泼，小心三叔揍你！”

尧志邦不好意思地看看大伙：“我这胳膊疼哩！”徐早蝶

手疾眼快，她让尧志邦等着，自己找到酒杯，洗好递过来，替他解释说：“阿叔，你别吓住志邦，他下午割了好多的麦子，可能是累啦！”

崔支书笑了：“志邦，下午就到位啦？好哇，算三叔冤枉了你，是啊，你毕业就到啤酒厂了，嫩皮嫩肉的，刚干活是不习惯，慢慢就会摔打出一条好汉的！”说着自罚了一杯酒。

尧志邦看见徐早蝶跟他使眼色，他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，木然地坐着。但他心里暗暗感激她替他解了围。徐早蝶在一旁站着端菜，陪桌上人说话，还怕尧志邦喝高了酒。她知道崔支书酒量很大，一瓶酒对他不算什么，崔支书跟徐家老少打了两圈儿，又盯住了尧志邦，尧志邦真的含糊了，连连告饶：“三叔，我不行啦，在酒厂咱喝过酒，我哪有量啊？”

崔支书不依不饶：“今天是你来陪三叔喝酒的，三叔呢，是来看早生和艾香的，你可别给我扫兴啊？”

“阿叔，别逼他了，看来他是真不能喝！”徐早蝶笑着走向崔支书，“您也多吃点菜吧。”

徐早蝶站着给崔支书夹菜，又给尧志邦添了菜。崔支书红着眼睛盯着徐世昌说：“老徐啊，姑娘不让我跟志邦喝，那我只好跟你喝啦！”

徐世昌笑着抿了一小口说：“我这点量，你是晓得的。”

“就这点，我烦你们南方人！”崔支书沉着脸说：“喝点酒咋的？要不了命。”

徐早蝶说：“阿叔，我阿爸血压高，他不能再喝啦。”

“三叔，我跟您喝！”尧志邦说。

崔支书哈哈笑了：“噯，这才像个站着撒尿的爷们儿，志

邦，喝酒能办大事。你三叔不是想酒，是王八蛋们逼出来的！日后你会明白的！”

徐早蝶就笑：“所以你又来逼志邦！”崔支书没听出什么，只是嗯嗯地应承。徐早生和艾香笑得嘴里喷出了菜。尧志邦没笑，他端着酒杯想，今天就是喝倒了，也不能让徐家人小看了。他要变被动为主动，敬了崔支书又敬徐世昌一家人，喝得自己飘飘忽忽。酒精像小虫儿爬到筋骨里，浑身竟然不疼了，还有一点痒，痒过之后是舒服的感觉。徐早蝶什么时候坐到自己身旁的，他全然不知，早蝶用脚轻轻踢他的脚，也没反应，只是跟崔支书傻喝。觉得不妙，徐家少爷和女友就悄悄撤离了桌子。徐早蝶只好偷着将矿泉水倒进剑南春的瓶子里，尧志邦的酒杯里就都是水了。尧志邦竟然还有口感，喝出杯里是水，看了徐早蝶一眼，心里浸出一股暖流，脊背处也热热地流下一注汗来。

徐早蝶把一块鸡肉夹到他的碗里：“吃点东西吧！”

尧志邦怕崔支书看见，忙把鸡肉夹到崔支书的碗里。其实，这阵的崔支书已经有点高了，一只手使劲拍着他的右肩膀，让他往后好好干，拍得他直咧嘴。徐世昌见崔支书净说些颠三倒四的话，忙把他搀进里屋，让他喝点苹果醋醒酒。

徐早蝶还要给尧志邦夹菜，尧志邦拦住了她的胳膊，说自己什么也吃不进去了。然后还站起身，有礼貌地请早蝶的母亲吃饭。徐家老女人干活儿很麻利，满桌的饭菜都是她一人做的。早蝶娘笑着：“志邦啊，你吃好了吗？”他红脸应承着，心里感激早蝶，如果没有她的照顾，肯定会喝吐的。尽管徐世昌表面笑呵呵的，那是应付崔支书，其实他跟很多南

方人一样，不愿劝酒，更瞧不起喝醉出洋相的北方佬。

徐早蝶本想把尧志邦扶到她的房里喝茶，给他醒酒。她的房间在前院的厢房里。她说那里有上网的电脑。尧志邦想看看她的电脑，却被屋里的崔支书喊住了。崔支书喊：“志邦，你小子进来！”

徐早蝶说：“我带他到厢房里看电脑。”

“看啥子电脑？早蝶你也进来。我也有话跟你讲！”崔支书干脆掀开门帘，探出红头大脸。

徐早蝶和尧志邦都进了里屋。崔支书又爬上了炕头，霸着一角，好像有满腹的话要说。徐世昌阴眉沉脸地吸烟，他吸烟时喜欢将烟屁股接到另一根香烟上，吹得满屋烟气腾腾。崔支书梗着脖子，脖子上暴起几条青筋，他咳了咳说：“早蝶姑娘，我跟你爹商量的半天了，你也是徐家主事儿的人，跟着听听，拿个主意。”

徐早蝶愣了一下问：“阿叔，什么事儿把我爹愁成这样？”

尧志邦愣了一下，不知道是什么消息，将这个家庭融洽和欢乐气氛给冲掉了。他喝了酒也敢说话了：“三叔，你可别跟徐大叔耍酒疯儿啊！”

“没你小子说话的份儿，老实听着。一会还有你的事儿呢！”崔支书把脸对着早蝶，“今天到乡政府开会，我领了个任务，麦秋期间，县里要在咱羊马庄树一个种粮典型，乡长点名树你家。因为你家是大户！不过，操作起来还他娘的难办的。”

徐早蝶笑着：“这是好事儿啊，有什么难的？”

“乡长说，你家的户口还在温州，不宜宣传。后来乡长出

了一个主意，找一家当地人顶替，只是拿走一个名分！”崔支书叹息一声：“这是不是办法的办法，不过，粮食是你家的粮食！将来乡里奖励的化肥，也都归你们！当然，得让村里那户替领。”

“这不是弄虚作假吗？我找乡长论理去！”徐早蝶气愤地站起身说。

“你急个啥？坐下！”徐世昌训斥道。

徐早蝶坐下了，胸脯起伏着。

“这事儿，是有点委屈你们徐家！不过，羊马庄的人心里还是明镜儿似的。你们帮了忙，羊马庄打响这一炮，村里老少，不会忘记你们的。往后，就是承包到期，想留下来，还是好通融的。你们商量商量，给我个回话！”崔支书喝了一口苹果醋，喉咙里咯咯响着：“还有，在你们承包土地的人家中，选定一户出头露面！”

屋里很静。挂在堂屋与里屋门楣玻璃旁的电灯，忽然显得暗淡了，人的脸也跟着暗淡。

“三叔，你喝高啦！”尧志邦看着他说：“有这样的事吗？”

“没高，没高！”崔支书摆着手，下了炕沿儿：“老徐，我回去啦，你们合计合计吧！”

徐世昌终于开口了：“崔支书，你别走啊，米面加工厂开业的事儿，我还没来得及跟你说呢！”

崔支书说：“你别眉毛胡子一把抓，先商量这个事儿吧！”

徐世昌说：“我答应啦，谁家顶替，你崔支书定夺吧！”

崔支书嘿嘿笑了：“我就知道你老徐是爽快人，尧家爷俩都给你家干活儿，我看就让尧满仓出头露面吧！”

“这不行，真的不行！”尧志邦急着喊。

崔支书重新坐回炕头：“志邦，你急啥？我跟你爹去谈。尧满仓啊尧满仓，你爹一辈子就想满仓，听了不乐死才怪呢！”

徐早蝶和徐世昌对视了一眼，无奈中还算满意。尧志邦听了却有一种屈辱感，心里别扭，肚里的酒又犯怪了。崔支书走时，徐早蝶拉他去看电脑，他没有一点兴致，说自己头晕，跟着崔支书一起走了。他那里知道，徐早蝶一直护送着他到家门口，看见他进了家门，自己才悄悄地往回走。

夜里十点半，院里很静，静得能听到奶牛反刍的声响。老爹和土豆都睡着了，只有二姐边看电视边扎笤帚，电视是黑白的，雪花闪跳着，二姐手里的高粱瓢子被钢丝杀得滋滋作响。尧志邦想跟二姐说说话，刚一张嘴，胃里的东西就往上翻，就趴在炕沿儿吐了起来，吐得腰部一阵阵抽搐，疼得腰都直不起来。二姐默默地给他打扫着。

5

像往常一样，徐早蝶比全家人起得都早，到田里派过活儿回来，就将摩托车停在村口的小商店门前。在那里喝上一碗豆腐脑，吃上一块油饼。然后回到自己的房间里，用洗面奶重新洗洗脸，然后坐在电脑旁工作。北方平原的风太硬，空气干燥，刚来的时候，她脸上总是皱巴巴的，喉咙也有点干疼，屋里安了美容加湿器，也不怎么管用。吃的东西也不习惯，面食是最近两年才吃顺口儿的。

平原的优点也很明显，质朴、开阔，田野里劳作的农民

就像个小黑点蠕动。心烦的时候，她独自在平原的草滩上闲散地走，虽然有些寂寞，可心里还是越走越舒畅，她就猜想平原的尽头是什么呢？她这辈子会不会走到平原的尽头呢？

有一个秋天，徐早蝶站在无边的青纱帐里暗暗发誓，冬闲的时候，她要与自己的男朋友进行一次浪漫的平原旅行，而且是徒步。

这个男人是谁呢？徐早蝶自从懂得人世间还有爱情这一回事的时候，就在寻找这个人。美好的幻想，是在学校里完成的，如果不是弟弟在北方卖服装，如果不是承包羊马庄的土地，如果不是在她读到高二那年父亲患了一场重病，她也许是另外一种命运，这个男人的选择余地就更大了。她聪明，转学过来，依然是班上的高才生。为了徐家，她在高二那年就被迫退学了，离开校园的时候伤心地哭了。再想想弟弟，家里的男孩儿还没念到高中就经商了，眼下家里非常需要劳动力，以及劳动的组织者，不需要一个女大学生，道理简单而残酷。

徐早蝶是个十分孝顺的女儿。小时候家境的贫困，父母又是那么宠爱弟弟，使她这个天资聪慧的女孩儿早熟，拥有了温州人共有的勤快、忍耐和精于算计的本领。她不知不觉地把精力献给了徐家和承包的土地，父亲的事业滚得越大，她操心的地方就越多，紧张的时候，她不仅要给家里雇用的农民派活儿，还要到处地听信息，跑销售。徐家毕竟是外乡人，弟弟又不在村里，她怕徐家挨欺负，她还要跟村干部们喝酒，送礼，像交际花那样周旋。乡里的干部，农科站的，或是土产公司的人来了，她都要恰如其分地与之周旋。徐世昌只想

让她管好田里的活儿，不想让一个姑娘家抛头露面。可是自己又难以对付，只好听之任之了。

如果说徐早蝶接触面儿窄，那是不实际的，她见过的男人不少，给她家打工的男人也很多，喜欢当媒人的孙大嫂几乎把她家的门槛都快踏破了，徐早蝶一直没有心动，原因是没见到可心的。崔支书曾经把自己在海南岛当兵的儿子崔振广介绍给徐家。崔振广是高个头，长得很帅，比他爹还能说，见到徐早蝶眼睛亮了一下，徐早蝶也动了一下心思，依然没有答应。她觉得他身上缺少什么，甚至还有一种不牢靠的感觉。徐世昌知道崔支书在羊马庄的威力，岂止是羊马庄，几十年来，老头在全县全市都有一个关系网，乡长上任还要到羊马庄给崔支书一拜。老徐怕得罪了崔支书，劝徐早蝶答应这门亲事，也好尽快找到一个靠山。徐早蝶任起性来，徐世昌很吃惊。崔支书越对徐家好，徐世昌就越慌得紧。徐世昌去海南岛卖良种的时候，到崔振广的部队看望他，背地里听说，崔振广跟一个上海的女兵谈上恋爱了。回到羊马庄，徐世昌先发制人，替自家姑娘解了围，还让崔支书心服口服了。

徐早蝶在徐家手脚不停地工作，春种秋收，除了地里，就在电脑旁忙碌，在电脑的网络上漫游就算歇息了。转眼就过了两年，没人见她跟谁说说笑笑，更没人见她与哪个小伙子亲热。阿爸操办米面加工厂以后，她更是忙得脚后跟打脑勺。徐家的女儿本应该过着晚婚的生活。他害怕女儿离开这个家，如果有可能的话，他希望早蝶能给徐家招个女婿，来维持这个家庭在羊马庄的地位。徐早蝶对父亲向来是言听计从的。

徐早蝶对自己的婚姻大事一直模糊着，期待着，尧志邦

出现在她的视野里，是在半年前。尧志邦的老爹给徐家打工，尧志邦百般阻拦，尧志邦对徐家的敌视，使这个自尊心很强的温州姑娘注意了他。有一次，徐早蝶到啤酒厂买啤酒，与尧志邦有一次交谈，尧志邦口才有些笨拙，可他对自己的观点毫不隐瞒。徐早蝶对他没有坏印象，相反到十分敬佩他的骨气。她感到他不轻浮，懂事理，很敬业，每天钻研他的啤酒配方，而且把电脑弄得很熟。由于家境的困窘，生活上极为俭朴，几件旧衣服轮换着穿，自己洗衣服，抽空还要回家帮二姐干活儿。尧志邦是勤快而有志气的男人，这是他自己不曾注意到，而常常使徐早蝶为之钦佩的，想起这些就让她耳热心跳。

听说尧志邦也从啤酒厂下岗了，徐早蝶几次催促父亲，一定要留住他。父亲不懂女儿的心，他只是派尧志邦的老爹给儿子施压。尧满仓都没能说服他，使徐早蝶心里很气愤，听说他要跟杨金铃上城打工的时候，徐早蝶感到遗憾和失落。人算不如天算，奶牛吃了徐家的麦子，意外地使她如愿以偿。她既留住了他，又让杨金铃与尧志邦分开了。她早就看出来，傻乎乎的杨金铃爱上尧志邦了，可她也明白，凭杨金铃的条件和素质，是很难走进尧志邦心里去的。就是说，尧志邦是不甘心娶杨金铃为妻的，他是在利用这个痴情的村姑。惟一让徐早蝶担心的是，尧志邦的家庭条件差，他二姐等着结婚，杨金铃还是有空可钻的。好在杨金铃走了，她早就该走，她秧歌扭得又不好看。徐早蝶开始思念尧志邦了，格外注重自己的穿着打扮，不使自己在她面前显得浅薄和粗俗。割麦子的时候，或在桌上吃饭的时候，她乘人不注意总是向他深深望

那么一眼，想从他的眼神里看出点什么。他的眼神很深沉，深得像秋天平原上弯曲的小路。

徐早蝶怔怔地坐在电脑旁，并没有打开各地的农副产品供销网站，却是犹犹豫豫地摆弄着鼠标，在图画栏里，情不自禁地勾画出“尧志邦”三个字。字是歪斜的，却很大，把整个窗口占得满满的。徐世昌咳嗽着走进屋来，她慌张地关掉电脑。

其实，徐世昌不懂电脑，他每每走进女儿房间，都是盯着徐早蝶的脸说话，压根儿就不往屏幕上瞅。可是徐家这几年，粮食销售和种植规划，都要从网上得到信息。他看着早蝶湿润的脸颊，说：“早蝶，你马上把收割机收麦子的账目给我打印出来。”

“嗯。”徐早蝶重新启动电脑。

“你再查查，咱老家那边，大蒜和辣椒的标价。”

“嗯，有什么用？”

“麦子收了，该播种啦。”

“哦——”

“还有，我想知道，今年面粉价格。”

徐世昌还要站在女儿面前说些什么，徐早蝶淡淡地说：“阿爸，我知道啦。”然后快速地击打鼠标。

“打完后，你给我送到堂屋来，”徐世昌转身出去了。

徐早蝶细长灵巧的手指，把键盘敲打得很好听，就像织布。阿爸所要的全部材料都打印出来，她就迈着轻盈的步子，走到堂屋，递给阿爸，还给阿爸分析了一会儿大蒜和面粉的行情，当听到说尧志邦今天腿疼没有上工的消息，徐早蝶心

里疼了一下。她愣了一会儿，再也没有跟阿爸谈论什么的兴致了，悄悄回到自己的房间，找出一个暖水袋。她麻利地换了一件墨绿色的裙子，走到镜子旁细心地照着。宽松的裙子显得温柔而神秘。窗子被风吹开，映出屋外飞旋的阳光，照花了她的眼睛。裙子的颜色被照得俏丽，更衬托出她皮肤的白净。她抓起暖水袋，确信阿爸和阿妈不在堂屋之后，才轻轻走出去。

徐早蝶欢快地往村东走，村东北数第三个门口，就是尧志邦的家。她要看看志邦哥，为了徐家，也为了她自己。那是心理上朦朦胧胧的激情，鼓动着她去看他。当人们知道她去看他的时候，她就说尧志邦是徐家的雇工啊！人们的眼神就会问，尧志邦不仅仅是你家的雇工吧？徐家的雇工很多，每天都有肿脚的，你怎么不去看？村巷静静的，没有人跟她说话，可她心里却编排着见他的一片理由。

忘记了天热，走到尧志邦家小院的时候，徐早蝶的脸跟水洗过似的。她看见嚼草的奶牛，不免有几分胆怯，心想他会接受自己的暖水袋吗？他的脚是站肿的，暖水袋管用么？一旦尧志邦看透自己的心思怎么办？他会不会反感自己了呢？又一转念，不会，当官还不打送礼的呢。

走进尧家的堂屋，能感受到这个家庭的经济状况。尧家在羊马庄算是穷户，她听尧满仓说过，六年前，尧志邦的老娘患的是肾病，转了尿毒症之后，花去尧家的几万块钱，还是死去了。原说尧家如今还有一点饥荒哩。她刚要掀门帘儿，屋里飘出女人很媚的声音，使她本能地收住脚步。

“志邦哥，我不能没有你。”

尧志邦粗重的喘息声：“我可以没有你。”

“你不是真话，我不是不愿意等你这俩月，是怕你被那个温州洗面奶勾住了魂儿，是怕你——”

徐早蝶很快就辨认出是杨金铃的声音，心里浸出一股怪味儿。

“笑话，金铃，你误会了。”尧志邦喝水的声响：“你想哪儿去啦？徐家是咱村的大户，人家徐早蝶可是高贵的女强人，能看上我？”

“你看你看，刚两天，阶级立场就变啦！受人家剥削，还满口夸奖人家，你的骨气让狗吃啦？”

“金铃，你听我说嘛！”

“我不听你白话！”

“金铃，你真的不回城里啦？”

“你在哪儿干，我就在哪儿！”

尧志邦咯咯笑了：“傻样儿的，你还要给徐家打工？好马可不吃回头草啊！”

“我就吃回头草！”

“早蝶还能要你？”

“敢不要，徐家还租着我家的地呢！”

徐早蝶没想到上城打工的杨金铃又回来了，她注定是为尧志邦回来的。她心里很乱，进退两难。起进去将是很尴尬的事情，就转身轻轻跑了。她的身体轻盈，屋里人根本没有感觉她曾经来过。她跑到自己的房间，使劲儿把暖水袋往地上一摔，颓然坐在竹椅上，呆呆地望着屋外渐渐飘过来的炊烟。

## 6

徐早蝶第二次来到尧家，是在麦收过后的一天上午。在这之前，徐家承包地里收下的麦子，一部分由尧满仓老汉操持着交到乡粮站，一部分放在徐家刚刚开张的米面加工厂。今天开现场会，县里乡里和各村的领导云集羊马庄，而且都拥挤在尧志邦家的院子里，给尧满仓老汉一家挂光荣匾。尧家一夜之间就成种粮模范户了，这是老人梦都梦不来的喜事。尧满仓身上披着大红花，张嘴笑着，因为他那颗门牙已经掉了很久了，笑声不算响亮。徐早蝶发现尧志邦一直沉着脸，默默地站在墙角，听见崔支书喊他，他才没精打采地来到自己的房间。那里临时安置着徐早蝶的那台电脑，崔支书让尧志邦当众表演网上查找农业信息。尧志邦被迫坐下，打开电脑，电脑屏幕保护上硬是出现“尧志邦”三个字，就扭头看徐早蝶，急忙敲击鼠标遮盖过去。

徐早蝶的脸颊红了一下，怕露了馅儿，就躲在阿爸后面静静地看。徐世昌还向领导们介绍了自家来羊马庄打工的感受。崔支书听了满意地点着头：“老徐是我们羊马庄的荣誉公民哩！”徐早蝶看见杨金铃不管不顾地挤到尧志邦的跟前，嘻嘻地傻笑。徐早蝶腻歪她，还不能把她拒之门外，为了徐家的利益，她把她留下了。她没有让杨金铃跟尧志邦一起干活儿，而是把她派到了米面加工厂，干一种又脏又累的活儿。杨金铃是个能吃苦的北方姑娘，她没有怨言，而且把活计干得井井有条。当徐早蝶看见杨金铃的脸上、肩上和头发上落满

白面，就想起戏里的“白毛女”来，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。

看完电脑表演，崔支书让尧满仓领着众人到田里，看田里种下的玉米、棉花、大蒜和辣椒。白色的麦茬不见了，土地变成了深红色。刚翻过的土地上有股水气，尧满仓闻着这种气息，想象着秋天徐家的收成，更加后悔自己当初的草率，就有泪水在老眼里噙着。

在田里蹲到了晌午，尧满仓老汉才颠颠儿地回了家。路过村巷口，碰上孙大嫂和几个村人说话。孙大嫂咧着嘴巴喊：“老尧头，给你道喜呀！给人家干活儿，还当了模范，一脚踢到屁上啦！”尧满仓吭吭地支吾着，他拿不准她是啥意思？有羡慕咂嘴的，有敲怪话的，也有撒凉腔的。孙大嫂又朝着他的背影喊：“南方性解放，北方玩麻将，到处都吹牛，吹的都一样！”尧满仓哼了一声不愿再听了，急急地走了几步。尧家成了种粮模范，难道是吹牛吗？这是村里派的。村人肯定跟着吃惊，尽管有些错位，有点突兀，老人还是被激动着，说明尧家的日子有了先兆。而且徐家的收成里也有他的汗水，他突然觉得这世界有了看头，人世也真有活头了。

吃午饭的时候，尧满仓心情特别好，咿咿呀呀地哼起皮影调子。他让二女儿给他烫了一壶酒，喝酒时，老人也让尧志邦陪着他喝。尧志邦绷着脸长时间不吭声，也不抬手端酒杯。他枯树根似的蹲在饭桌前，鼻子酸酸的。二姐催促说：“志邦，今儿爹高兴，你就喝一点儿吧。”尧志邦还是没喝。土豆埋头吃着面条，他今天有过年的感觉。在自家院里快乐地奔跑着，的确跑饿了。尧满仓没有在意儿子们的表情，嚼着

桌上的豆腐干，独自把酒饮了，咂着嘴说：“志邦，谁说种田没出息？这回好了，给你吃了颗定心丸吧？虽说我们得不到实惠，可我尧家往后知道咋种地啦！徐世昌难道比我们多了三头六臂？”

尧志邦咕哝说：“爹，您就为这高兴？”

尧满仓嗯了一声，喝了一杯。

尧志邦放下饭碗：“爹，这是天上扭秧歌，空欢喜啊！”

尧满仓酒喝得有些飘浮，瞪着红红的眼睛骂：“混账话，咋空欢喜啦？从今往后，全县都知道羊马庄有个尧满仓。人活名儿鸟活声儿，这名声是用金钱能买来的吗？”

“要这个名儿，我嫌丢人！”尧志邦气呼呼地走进里屋。

“志邦——”二姐喊着，叹息一声。今天发生的事情，给这个家庭带来了从没有过的光荣和欢乐。尽管她没完全弄清楚。可她希望的是，尧家有个脸面，志邦能够讨个好媳妇。

“没偷没抢，我丢啥人啦？”尧满仓愣着，端酒的手颤抖了。尧志邦回头哀哀地盯着老爹的脸说：“爹，崔支书是拿您当猴耍呢！您在地里滚了一辈子啦，不比我更懂庄稼人的脸面？”尧满仓像是看怪物一样盯着儿子，把他从头看到脚，又从脚看到头。过了一会儿。他顺着那根筋往回里想，忽然猛醒了，脸色竟然跟冻白菜一样难看了，他把酒杯狠狠一蹶，使劲揉着发红的鼻子。

尧志邦抱着电脑往外走，看都没看爹一眼。

二姐说：“志邦，早蝶跟我说，把电脑放这儿几天。”

尧志邦佯着腰没回头，倔倔地抱着电脑出去了。

“抱走！搁着那玩意儿堵心！”尧满仓愤愤地吼：“把那个

牌匾也抱走，统统都给徐家抱去！”

尧志邦变曲的身影已经消失了。二女儿闻到老爹说话时口腔里散发出大葱和酒的气味。她小声告诉老爹，那块牌匾已经被徐家人抱走了。咱家门上挂的是复制品。”

“复制品？”尧满仓顿时黑了脸，像是自家的闺女被人搞了，恼怒地站起身，三下两下就把木制匾额拽下来，定定瞧了一会儿，然后狠狠踏上两脚，踏折之后，塞进灶膛里。老人蹲在灶膛边，灶膛里的火苗子，将他扭曲的憨头面孔映红。火光沉甸甸地照耀着他的脸，老人从心底里呼唤一声：“天杀的！我尧满仓也是条汉子啊！”双颊就被自己的老泪烫疼了，感觉自己这张老脸被活活撕扯下来。老人哆嗦着肩膀，发出女人一样尖细的哭声，一颗清鼻涕吊在鼻尖，老人一把揪下来，揩在了自己灰灰的裤腰处。二姐和土豆都被老爹哭愣了。

尧满仓扛着锄头下地了。一路上，老人巴望着土地爷给尧家复制一片土地出来。奖牌可以复制，土地为什么不可复制呢？过去自家有地的时候，从没有过对土地与尊严的思考，今天他似乎明白了儿子为什么不愿给徐家打工。看见自家的土地，老人就慢慢忘记是给别人打工，脸上的瘦肉像是伸懒腰似的舒展开来。他还像是给自家干活儿一样，检查几亩新翻过的地。这块地就要栽上辣椒了，上水之前，他将草根、碎石和被土埋了半截的塑料袋子挑捡出来，堆在地边，等到收工时把它背走。他蹲在地头，闻到了一股清新潮润的泥土味儿。许多人都上工来，看见老人提前上工，觉得他真的进入角色了，随便地跟老人开着玩笑，老人也没搭腔。他半天都没跟人说话，闭着眼睛，仿佛耳朵里塞着一把泥土。老人就

是从此开始耳鸣，底气也不足了。

“放水喽——”皮黑肉糙的冬瓜在远处喊了一嗓子。

尧满仓好像还是没听见，当清冽的渠水顺着垄沟流淌过来，老人感到从没有过的焦渴，疯了似的匍匐在地，敞开喉咙喝着，想把自个儿灌个死去活来。

尧志邦和徐早蝶是搭乘送辣椒秧子的拖车来到地头的。不一会儿，徐世昌也骑着木兰摩托赶来，今年的辣椒秧子是新品种，栽培要求也很特别，为这，徐家专门派尧志邦到城里的农科站学习了几天。尧志邦的聪明和内秀，马上就表现出来了。他给乡亲们讲解得井井有条，示范动作也很到位，令徐家爷俩儿十分满意。徐世昌还像往常一样吩咐尧满仓干活儿，上午发生的一切似乎是个游戏，游戏玩完了，日子又回到原来的模样。

徐早蝶没让尧满仓插秧，而是给他派了个轻闲的活计，让他往垄沟撒底肥。徐早蝶本来是好意，怕老人在儿子的指挥下插秧有失面子。可是，尧满仓并没有掌握好火候，把底肥撒得太狠了。这一切，早被精明的徐世昌看在眼里，徐世昌怀疑老人有私心，因为这块地是尧家的承包田。徐世昌背着插秧的泥手，走过来，轻劝地提醒他不要浪费底肥。老人看了徐世昌一眼，心里着实不悦，还是嗯了一声。过了一会儿，尧满仓不知不觉中又撒多了，徐世昌搓着手上的泥，抢过尧满仓手里的粪筐，自己精细地撒粪，撒化肥的孙大嫂看见不由一愣。

有一股鸟火憋在尧满仓的心里。老人看不惯温州人种地施肥的样子，小气鬼，这样几年下去，这块地非板结不可。他

挺了挺胸脯，憋粗了嗓子吼道：“操蛋啊，底肥太少了，光使化肥，糟蹋土地哩！”

徐世昌边干边说：“像你那样撒肥，得多少底肥呢？我可赔不起，赔不起呢！”

“你觉得亏了，我的地更赔不起！”尧满仓顺手抓起一个柳筐，使劲往垄沟里攘着底肥。徐世昌抢过尧满仓手中的粪筐，瞪着眼睛喊：“老尧头，你从前可不这样啊？别以为你今天戴了红花，就是主人啦，要知道，你是给我徐家干活儿。”

尧满仓恼怒地一抡筐子，将徐世昌带了一个趔趄，险些栽倒在泥沟里，孙大嫂急忙把徐世昌搀住了。“你——”徐世昌气得抖抖的，几乎说不出话来，就要朝尧满仓身上扑去，尧志邦和徐早蝶慌张地跑过来，各自拉住各自的老爹。徐早蝶拉着徐世昌的胳膊，小声说：“阿爸，这点事儿，值当的吗？尧大伯是好意，多施点底肥，将来辣椒收成也好哇！”

尧满仓被儿子拉住，伸着脖子喊：“徐世昌，你真不如早蝶懂事理，亏你活了这把年纪。”

徐世昌没搭理尧满仓，红着眼睛对徐早蝶吼：“在尧家承包地上多施底肥，到别人家，怎么办？我们赔得起吗？”

尧满仓呸一声，把一口痰吐到徐世昌脸上去：“姓徐的，老子不当你的傀儡啦！”他攥住尧志邦的胳膊，往地头拉着：“走，跟爹走！”

“爹，你消消火儿，消消火儿！”尧志邦挣脱了老爹。

尧满仓悻悻地走了，一失脚踩在水沟里，拔出脚，头也没回走出地头，到了地头，还没忘记把那些杂物捡走。

晚上收工，尧志邦回到家里，看见老爹站在院子里的牛

棚前，给奶牛喂草料，还不断跟牛说着话。老人看了儿子一眼，不说了，脸上一筹莫展。尧志邦走到老爹跟前，想说点什么，又不知怎么开口。其实，他从心里是敬佩老爹的，他不明白老爹原先的血性是靠什么爆发出来的？爹一直在徐家面前唯唯诺诺，今天是怎么啦？是上午的挂匾仪式，给他壮了胆儿么？换一个角度看，老爹今天表现得很蠢，蠢得不能再蠢了。凭你尧家的处境，是没有实力跟徐家弄翻的，老爹不是很明白地教育他吗？人活低了，就得按低的来哩。回家之前，徐世昌和徐早蝶都对尧志邦表示，要来看望他老爹，要跟老人承认错误。人家徐家有什么错呢？租用你的土地，使用多少底肥是人家的权利，温州人能给你台阶下，是冲着你儿子尧志邦的面子。如今的尧志邦思想开始转变了，他对徐家的生产方式很感兴趣，徐家父女都是他佩服的人物。他要跟徐家学，将来收回土地的时候，也像徐家一样灿烂一把，再也不能端着金碗到处苦巴苦累地讨饭吃了。

吃饭的时候，沁心润肺的田园气息，涌到院落，再从门缝流到房间里。尧志邦和二姐一起劝了劝老爹，只能是劝，才不失晚辈的分寸。他告诉老爹，晚上徐世昌父女俩要来看他。尧满仓没吭声，大口地嚼着大葱，辣得眼睛流出泪水来，把头深深地勾下去了。为了省电，家里只用了二十瓦的节能灯，光线有些昏暗，老爹面目不清的脸常常使尧志邦一阵心酸。一家人草草吃完饭，静静地等待徐家父女的到来。温州人的精明处处都能显现出来的，在徐家人到来之前，徐世昌派崔支书赶来铺垫，崔支书劝了劝尧满仓，最后还措词严厉地训了老人几句。

二姐看见崔支书来了，从兜里摸出三块钱，递给土豆，让他到村口的小卖部买个西瓜来。土豆拿了钱，像兔子似的蹦到街上去了。

崔支书对尧满仓的训斥，老人是不敢回嘴的，因为崔支书对尧家向来都很照顾，连选择顶替徐家戴花的人都想到他。老人一直信服着崔支书。崔支书直到把老头问应了，才起身走了。崔支书走到门口，尧满仓忽然含着眼泪问一句：“支书哇，土地政策还变不变啦？啥时第二轮承包土地？”

崔支书笑笑说：“快啦，可能是明年吧？”

尧志邦问：“三叔，徐家承包的土地还有六年到期，要是明年第二轮承包，我们与徐家的合同是不是作废啦？”

“咦？我还没想过。”崔支书想了一会儿，说：“我可吃不准，到时问问乡里。你们想收回土地的心情我理解，不过，可不能干出格儿的事情。徐家老两口挺喜欢志邦的。”说完就走了。

尧志邦先是惊着，继而红了脸，愣愣地看着夜空。二姐却笑着喃喃：“是徐家两口子喜欢志邦，还是早蝶喜欢志邦？”

尧志邦瞪着二姐说：“二姐，你想哪儿去啦？”

二姐笑着，说了一会儿别的话，徐世昌和徐早蝶提着西瓜进了院子。尧志邦和二姐出来迎接，却看见弟弟土豆抱着西瓜奔跑过来，噗通一声，跌了一跤，很圆的西瓜格棱棱滚到暗处，滚到墙根儿才碎了，红红的汁液淌了一地。

满院儿就有了西瓜的香味儿，凡是从小院门口走过的人，都能闻到西瓜的香味儿。

## 7

一日接一日地过着，不给人留一点空隙。晴天一身汗，雨天一身泥地打发着无穷无尽的日子。羊马庄的人们还没弄清哪一场是秋雨，就迎来了冬日的首场大雪。其实，大秋过后，播种完冬小麦，徐早蝶就想松一口气，抽出一些时间，想跟尧志邦一起到城里的农校进修。学到腊月，两人再神不知鬼不觉地进行一次平原徒步旅行。没有比这个旅行更让她激动的事了。她扳着手指算计着，什么时候跟尧志邦摊牌更合适呢？

这是需要勇气的。徐早蝶在爱情的追求上不像杨金铃。杨金铃对尧志邦的大胆进攻，引起了尧志邦的反感，为自己提供了足够的教训。她很聪明，没有足够的把握，没有温馨的环境，决不能把那个“爱”字轻易说出口来。在尧志邦给徐家打工满两个月之际，她终于说出了那个字，用一个温州女孩的特有魅力挽留了他。

尽管阿爸与尧满仓有过那一次不愉快，并没能影响尧志邦的情绪。她凭借姑娘的敏感，感觉他对徐家是有信心的，不然，他怎么会熬过无数不眠之夜，给徐家明年的种植格局设计方案呢？他在徐家锻炼自己，看来是在土地上有想法的。对尧志邦改造农田的意见，徐世昌是持否定态度的。因为这样会花掉很多的钱。徐家刚刚投资了米面加工厂，儿子在城里给贷了一点款。徐家不能在羊马庄陷得太深，不然就很被动。因为徐世昌已经从崔支书嘴里听到第二轮土地承包的消息。

尧志邦被兜头泼了一盆冷水，热情受到打击。这样可能造成尧志邦与阿爸之间的矛盾，虽说尧志邦没公开说什么，可徐早蝶心里担忧，尧志邦开始考虑离开徐家。其实，在大秋之际，尧志邦就动过离开徐家的念头，他怕早蝶受累，才迟迟不肯走的。

徐早蝶心里十分清楚，尧志邦等待着跟她到城里的农校进修。她在没跟他说明之前，必须要说通阿爸，不能再犹豫了。

冬雪使农家的日子缺颜少色，风将雪地上的鸡毛和草屑吹得团团打转。徐世昌佝着腰清扫院里的雪，徐早蝶故意把厢房里的香灰倒出来。

“阿爸，听说尧家二姐要结婚啦！”徐早蝶向老人传递着信息：“我们给人家随什么礼啊？”

“羊马庄的老规矩呗，送上几百块钱。”徐世昌继续埋头扫着雪。花婆鸡悠闲地踩雪拉屎，沾了屎腥的雪粒儿在徐世昌的扫帚下面蹦跳着。

“嗯。”徐早蝶答应着，倒完香灰，站在雪地里不动。她继续问：“阿爸，我跟你商量个事儿。”

“嗯，我听着哩。”

“冬闲了，我想跟志邦到城里进修。”

“不行啊！”

“为什么？你答应的！”

“此一时彼一时。”

“阿爸，我非要去！”

徐早蝶第一次用这样硬的口气跟阿爸说话。徐世昌一直

默默地扫雪，头都没抬，只有此时，他惊异地看了女儿一眼，没吭声，垂头继续用扫帚狠狠地刮着雪地。徐早蝶看见阿爸威严的眼神，心沉下去就没个底儿了。徐世昌见女儿不走，就抬头说：“你先回屋去，等我扫完院子，再跟你谈。”

徐早蝶没有走，抄起一把平板锹，往院外铲着雪。

“傻孩子，你能看几成？我们占着尧家的地，尧家人都是靠不住的。”徐世昌缓缓说道。他不让徐早蝶跟尧志邦去城里学习，并不是舍不得花那点学费，而是怕她跟尧志邦相爱。徐早蝶从阿妈的嘴里得知，阿爸是反对她跟尧志邦在一起的，即使明年尧志邦不主动辞职，徐世昌也会赶他走的。在麦收季节，尧志邦刚刚来到徐家，徐世昌很喜欢这个聪明的小伙子。与老伴儿谈话的时候，真动过把徐早蝶嫁给他的念头。就是从尧满仓大闹辣椒地开始，徐世昌对尧家就提防了。表面对尧志邦还很热情，可心里那股劲儿怎么也上不来了。还有另外一屋原因，就是尧家的家境。尧家二姐就要结婚了，尧满仓和那个傻土豆，是需要女人来照料的。如果把尧志邦当女婿招过来，尧志邦未必愿意，就是他乐意，尧满仓和傻土豆谁来照应？精明透顶的徐世昌怎能眼睁睁看着心爱的女儿往那个虎口里钻呢？

阿爸首次跟她亮明自己对尧志邦的态度。徐早蝶听了双腿一软，没筋没骨了一样，无论如何也撑不住自己的身子了。她用铁锹支撑住身子，脸颊被风雪冻疼了。

徐世昌没看女儿的表情，默默地扫雪，像是自语：“男大当婚女大当嫁，过年就是二十五岁了，该有个婆家了。阿爸对你的婚事自有安排！”徐早蝶没理睬阿爸，捂着脸颊悄悄回

去了。徐世昌还在说着，他知道女儿为了这个家业，吃尽了苦头，她该有个幸福的家哩。徐世昌问过儿子徐早生了，他与艾香姑娘结婚后，在城里安家，不会回羊马庄来种地的。想来想去，为了徐家的家业，徐世昌最为理想的就是招进一个好女婿。村里的男青年，在老人的头脑里过了一遍筛子，没有一个合适的。一个偶然的念头，照亮了徐世昌昏花的眼睛。崔支书的儿子崔振广，听说这个孩子年前就要复员回乡了，还听说他那个上海恋人跟他吹了。天赐良机，这个孩子比较合适。崔支书有三个儿子，振广是老二，招过来是最好不过了。抱住崔支书这棵大树，徐家从此就可以把户口迁过来，在羊马庄安营扎寨了。徐世昌暗暗跟崔支书合计，崔支书说他也正想找他商量这桩婚事呢。崔支书说他喜欢早蝶这个孩子。能干而漂亮的姑娘谁不喜欢呢？

正房屋里，徐早蝶烤着土暖气，冻木的嘴唇缓过来。徐世昌把自己的想法讲给女儿之后，徐早蝶感到父母养活了她，根本不理解她。她再也压抑不住自己的情绪：“我死也不会嫁给崔振广！有他这样吗？回了海南岛碰上别的女人就没个信儿啦。我徐早蝶没那么贱！”

徐世昌和老伴儿默默地听着，早蝶的愤怒早在预料之中。他们不搭腔，儿女大了父母难当。

徐早蝶的语气就和婉些了：“即便是我嫁给姓崔的，也要留住尧志邦。他跟他阿爸不一样，在对待志邦的问题上，阿爸是不对的。我看了，他为咱家设计的种植规划，很有见地。还有，我请求阿爸答应我们到城里学习的事。如今种田，要用科技，难道都是在嘴上说说吗？别瞧不起羊马庄的人，羊

马庄的人不都是傻子哩。阿爸，你的观念不改，徐家迟早要败的！”

女儿第一回这样跟徐世昌说话，他不喜欢这样的上下辈谈话方式。他一直吸着烟，烟屁股接了好几根了。他不跟女儿大吵大闹，而是耐心地说服：“你要幸福，还要守住咱徐家的家业！懂吗？我们徐家在羊马庄靠谁？你自己能掂得出轻重！”说得徐早蝶完全丧失了还击能力。“我不听，我不听！”徐早蝶捂着耳朵跑回自己的房间。

徐世昌和老婆坐着不动，愣愣地望着她的背影。

徐早蝶躺在房间里，偎着被窝不起床。阿妈几次喊她吃饭，也不开门，抓过一个被子盖上，翻身，叹息，叹息再翻身。忽然看见阿爸房间里的灯光，才知道门被风吹开了，她就在关门的一瞬间害怕了。她望着镜子里自己苍白的脸颊，眼角蓄满泪水。平原的四季变幻，春天后面还有春天，可人只有一个春天，人只朝着一个方向变，变老变丑，末了变成鬼魂。她不能就这么完了，什么徐家的事业，什么徐家的兴旺，一瞬间都退居次要位置了。这恐怕是她一生里最不冷静的时刻。徐早蝶想尽快找到尧志邦，跟他商量对策，然后再求求崔支书。她不爱崔振广，必须让他知道，她爱的是尧志邦，同时求他当她与尧志邦的媒人。这样做很冒险，如果崔支书心数正，就会柳暗花明，尧家那关也就过了。如果崔支书心胸狭窄，往后的徐家可能就得滚出羊马庄了。险就险吧，徐早蝶没有别的路可走了。

走进崔支书家里，徐早蝶怯怯地坐在沙发上，忍不住害臊地笑自己的荒唐。崔支书对徐早蝶很热情，早蝶每次来他

家，他都很高兴，况且她就快成为自己的儿媳妇了。崔支书媳妇笑着给徐早蝶端来一杯热茶。

崔支书发现徐早蝶的眼皮微红，嘴唇微肿，鼻翼被凉风冻红了，无比柔润的长发散乱地披在肩上。崔支书关心地问：“早蝶，冷吧？快喝点茶水，暖暖身子吧！”

徐早蝶轻轻摇头说：“阿叔，我不冷。今天我有事儿求您给帮忙。”

“跟你叔还客气个啥？”崔支书用毛巾擦着手：“只要我能帮你的，那还是问题吗？”

徐早蝶装成崔振广复员的事一概不知，试探说：“阿叔，说来不怕您笑话，我想求您给我保个媒。”

“保媒？”崔支书惊异地看着她：“你是不是看中志邦啦？”

徐早蝶笑了：“阿叔好眼力。”

“给你保媒是没说的。”崔支书的牙花子嘍得嗞嗞响：“我也曾想过，把你和志邦捏合在一块儿。可尧家的家境，你不是不知道。再说，你阿爸也不会答应的！”

“婚姻大事，我本人还不能做主吗？”

“噢，好啦，我明白啦！”崔支书爽快地笑着：“既然你求到我崔洪生的头上，我一家好好跟尧家谈谈。”

“我相信阿叔，才来找您的。”

“明天我给你回话，啊？”

“谢阿叔啦！”徐早蝶告辞了。

崔支书没有起身送她，靠在沙发上，眯着眼睛想事情。

走到村巷里，地是白的，天空也是奶白色的。徐早蝶淡红色的羽绒服在村街上十分显眼。村街上重复着往日一样的

脚步声。人们脸上挂着劳累一年的疲倦和安宁，有一种恹恹欲睡的冷寂。炊烟从徐早蝶身边化进无边无际地天空中去了。谁家的婴儿忽然奶声奶气地哭了起来，婴儿的哭声又扯起了她无尽的愁绪。她想象着，将来与尧志邦成了家，也会有一个婴儿出世吗？想到美好的事情，她的额头冒汗了，心也咚咚地跳着。

走进尧家的院里，徐早蝶听到树上一声声清脆的鸟鸣。她没有犹豫，径直走到尧志邦居住的房间。可是尧志邦不在，尧满仓老人正在用高粱瓢子扎笤帚。老人有人缘，干活儿时还招来一些烟友，围着火盆子烤手，屋里烟气腾腾。徐早蝶看见老人枯瘦的手背，被烟熏黄了，嘴唇也成了猪肝色。老人告诉她，尧志邦跟着他的二姐到城里买衣料去了。他二姐就要结婚了。老人脸上很平静，温暖而慈祥地笑着。这个尧大伯很容易满足，秋后，徐早蝶给他家兑现承包款的时候，老人掂着全家五十亩地的承包款，说二姑娘结婚的陪嫁品不愁了。徐早蝶坐下跟老人说了说话。人老先从腿上老，她看见老人的右小腿露在外面，那里有伤，像冻裂的树皮一样，流血的地方已经有了痂，脓血还是从裂开的痂缝里往外慢慢渗着。徐早蝶蹲在老人的腿旁，心疼地说：“大伯，怎么不上点药啊？”尧满仓心里热乎乎的，满不在乎地说：“冻伤，抹把草灰就会好的！”徐早蝶说：“不行，会感染的，下午我给您拿点药来！”就完就要走。尧满仓把她喊住，让她给家里拿几把笤帚去。徐早蝶不拿，尧满仓就站起来硬将一捆笤帚塞进她的怀里。

徐早蝶抱着笤帚落落大方地回了家，又偷偷溜出家门。她

在村口的那棵老槐树前站了一会儿，看看尧志邦是不是回来了？她看见树干上长了树斑，朦胧的黑色树斑就像尧志邦细长的眼睛，清晰如目。出太阳了，冬天的太阳既冷清又干净，把封冻的原野照得干干净净，这时，一眼就能望出几十里远。

入冬以后，徐早蝶就与尧志邦分开了，闲暇的时光里，徐早蝶常常想念他，不知尧志邦会想她吗？凭借徐早蝶的感觉，尧志邦是爱她的，不然她绝不会上赶着求崔支书。不是么，此时的尧志邦，在城里的华联商店里，请二姐当参谋，左挑右选，给徐早蝶买了一条洁白的丝绸纱巾。他向二姐袒露了自己埋藏了很久的秘密，是想让二姐放心这个家。

其实，尧志邦已经进入恋爱阶段了。大秋的时候，他偷偷与徐早蝶恋爱了。这种甜蜜，是二姐所体验不到的。是爱情重新唤起了他对土地的深厚情感。从早蝶姑娘身上，他找到了纯朴美丽的东西。是她让他不再害怕劳动，对土地有了信心。白天是劳苦的，但他有每一个愉快的夜晚。怕下雨，徐世昌派他和徐早蝶夜里到田里运谷草，早蝶趴在谷垛上，脑袋几乎抵住他的后颈，谷草的芳香，跟早蝶的身体一样，使他迷醉。他递给徐早蝶一截青青的玉米秆，说比你们南方的甘蔗还要甜，她嚼起来，一股新鲜的汁液簌簌流进她的嘴里。她让他闭眼，轻轻将嘴唇对准他的嘴巴，满口甜汁，刺溜一声，送进他的嘴里。他就一把搂住了她的脖子，喃喃地说：“你是我的，土地也是我的！”他从脖子抚摸到她细长的双腿。他早就恋上这双腿了。徐早蝶的黑发一下子就散开了：“娶了我吧！”尧志邦摇头说：“我福浅，怕架不住啊！”徐早蝶骂着：“你少来这套！我算看透了，你，有刀尽往死猪上砍！”尧志邦

被逗笑了，在他看来，婚姻前景依旧像平原的雾气一样模糊。

这个时候，徐早蝶让尧志邦发誓，无论遇到什么挫折，他都要陪她徒步穿越大平原。尧志邦就起誓：只要我尧志邦还有一口气，陪伴你走遍大平原的每一个地方！

徐家小姐跟尧志邦好上了，全羊马庄人都传开了。惟有徐世昌不动声色，尧志邦看出他在犹豫。徐早蝶不管别人怎么看，她竟敢在村路上拉着他的手，钻进玉米地里，相互亲一下，甜蜜地相视一笑。走累了，他们就躺在干净的草滩上，拥抱着驱散劳动的疲乏。早蝶伸出嫩葱一样的小手，给他掐头做按摩。她按摩得真好，浑身的穴位找得很准，他心里就像虫咬了似的，哆嗦了一下，问她是不是做过按摩女郎？徐早蝶嗔怨地瞪着他说：“我的温州同学，在城里做按摩女郎！是她教我的，我常常给阿爸按摩。”他长出一口气：“吓我一跳！”她生气了，就罚他给她唱歌。他就用带点野味的嗓音，唱了两声平原上流传的歌谣：

月亮月亮跟我走，走到河边去洗手！

尧志邦把徐早蝶抱到河边洗手。她的身子轻得像一捆秫秸。她望着凉凉流淌的小河水，不仅洗了手，还洗了脸，洗了头发。她坐在芦苇秆上，手里举着小镜子，往脸上抹了一层润肤霜，然后把头发整理得整整齐齐。他陪伴着她坐在阳光里把黑黑的头发晒干。

一朵云飘过去，又一朵云跟过来。从村口望过去，徐早蝶看见村外灌木林里柳树枝条上的雪挂。像银白色的吊灯，闪烁闪烁的一大片。志邦怎么还不回来呢？她裹紧了红红的围巾，朝树挂的方向走去。被浓雾包裹着，那红色就显得有几

分温柔了。

## 8

过了大年，到了破五儿那天，二姐领着姐夫回到羊马庄给尧满仓拜年来了。婆家是四王庄，离羊马庄只有八里地。年前结婚年后拜年，迎接新姑爷，小两口进院的时候，土豆在院中间儿放了两颗响炮。满院是火药崩出的浓烟，满地是碎红的纸屑。随后，土豆抱着二姐的胳膊，歪着脑袋问那头奶牛过年好吗？问得二姐眼泪汪汪：“好，好哩！”

尧满仓让尧志邦把崔支书请来陪新姑爷喝酒。本来满仓还想把徐世昌请一请，听儿子说徐家几口人都回温州过年去了，过了正月十五才回羊马庄。每年徐家都在羊马庄过年，今年是2000年，回温州过有新的意义。大年初一的早上，尧志邦怕村里放鞭炮的烟火点燃徐家的柴垛，就到徐家院落里看了看，然后到村委会给徐早蝶全家电话拜年，心里盼着她早点回来。二姐很想徐早蝶了，就嘟囔说，他们过了十五来不来也说不定哩！尧志邦说他们肯定来，说早蝶很想看二姐扭秧歌。二姐这才想起来，在她的婚礼上，崔支书与四王庄的马支书约定，正月十五两村联合扭秧歌。那阵势比徐家麦收拦车注定要热闹吧！

二姐在厨房做菜，挪脚时都有点秧歌步。崔支书到来之前，尧志邦到厨房给二姐烧火；二姐从婆家提来一挂羊杂碎，煮着，一股浓浓的膻腥气直打鼻子。他看着二姐的脸，隐隐约约有岁月的痕迹，往日的鲜艳被婚姻吃掉了。二姐最为关

心就是志邦跟徐早蝶的关系发展到哪一步了？婚姻大事，尧志邦就二姐这么一个知心人。他很悲观地对二姐说：“徐世昌反对，老家伙一天到晚牛烘烘的，想把早蝶嫁给崔支书家的老二，早蝶不愿意，就这么拖下来了！”二姐心里替弟弟着急，嘴上还要劝他别急，说有情人终成眷属。尧志邦苦笑着说：“我才不信这句鬼话呢，那是小说上写的。姐，不是老爹和弟弟，我就带着早蝶远走高飞！”锅里滚烫的水烫了一下二姐的手，二姐摇头说：“志邦，这招儿万万使不得呀！崔支书对咱家不薄，徐家跟咱又是那么个关系，可别开刀不使麻药硬来！”

尧志邦的心塌了，塌出一个黑不见底的坑。他有一种不祥的预感，自己与徐早蝶的初恋，怕是只能留着回忆时享用了，一股苦涩的味道翻上了心头。

崔支书的到来，又使尧志邦的打击加重了一层。崔支书不仅是来喝酒的，他还是给尧志邦来保媒的。自从徐早蝶找过崔支书，求他给尧志邦保媒，他就觉出温州姑娘的厉害。早蝶不能是别人家的儿媳，理应是他崔家的人。不是一家人不入一家门，这个丫头的脾气跟他多么相像？得给志邦找个对象了，过去没有提上日程的事情，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。徐早蝶嫩啊，她不知道崔支书的深浅，她只看见崔支书和善的一面，大大咧咧的一面，其实，他是一个阴谋家。不要手腕，他能在羊马庄当上二十年的支书吗？他在送徐世昌一家回温州过年之际，就给徐早蝶回话了：“早蝶，振广就要回来啦！”徐早蝶一听，心就凉了。

酒过三巡的时候，崔支书把这个问题端出来了，他给尧志邦提亲的姑娘就是杨金铃。

“三叔，这怎么能行呢？”尧志邦脑子轰地一响，精神到了崩溃的边缘，端酒的手不停地颤抖。过去，除了生活的负累，还有一些熬盼，这下完了。看着他不高兴，崔支书沉了脸说：“金铃那闺女，论脾气禀性，论人头儿，哪点配不上你？难道三叔亏了你吗？”

“这是哪儿的话？崔支书，孩子是乐的！”尧满仓满意地说。老人喜欢金铃姑娘，在土豆九岁那年，失脚掉进河里，被挑菜的金铃姑娘看见，她跳进水里把土豆救了上来。

二姐夫笑着说：“崔支书真是父母官啊，连志邦的婚姻您都操心。”

二姐没说话，她在桌下踢了丈夫两脚。弟弟和早蝶的整个过程就像她预见的一样，不会成功的。她只是替弟弟难过，眼睛含了泪。

崔支书看了尧家二姑娘一眼，叹了一口气。

尧满仓看出什么来，忙让二姑娘两口子给崔支书敬酒，才把气氛重新鼓动起来。尧志邦看见二姐跟他使眼色，就强挺着装成笑脸，给崔支书敬酒：“三叔，不管怎样，三叔是为我好！晚辈敬您啦！”

崔支书喝了酒，眼皮蹦蹦跳了几下，有了笑模样：“志邦啊，当初你给徐家打工，也是我推荐的。你跟徐家姑娘好上了，三叔打心眼里高兴。可你得务实啊，早蝶是个好姑娘，可她是小姐身子，她那细胳膊细腿的，能挑起你家的担子吗？一时心血来潮，到时候，后悔都不知往哪哭！”他微笑着，露出一口漂亮的假牙：“啥叫爱，啥叫不爱？我看啊，男人女人卷到一个被筒子里，睡了觉，生了孩子就算爱啦！”

尧志邦的心被什么东西猛刺了一下，没有表情。

“是啊，是啊！”尧满仓点点头。

看着二姐和尧志邦反应冷淡，崔支书就转了话题。他满嘴泛着油光说：“志邦啊，全国第二轮土地承包，去年冬天就开始了，我们乡动得晚，过了正月十五，咱们羊马庄就分地啦！所以呢，我劝你赶紧跟金铃登记结婚，也好把你二姐那份地补回来。”

“崔支书说的在理啊！”尧满仓说。

尧志邦问：“我关心的是重新分地以后，我家的土地能不能从姓徐的手里夺回来？”

尧满仓咳了声说：“是啊，看人家脸色的日子，真不好受哇！”

“不好受，也得受！”崔支书喝着羊杂碎汤。二姐把作料放得挺足，热腾腾的汤面上浮着一层辣椒油，喝得他满头冒汗：“我给你们问过乡里啦，乡长说原先对外承包合同不变！先熬着吧，屎干了就不臭了，雾散天就晴啦！”

尧满仓说：“还有六年呢，咋熬哇？过去都有句口号，叫耕者有其田呢！”

“嗨，几天不见，你老尧头又长本事啦？上回我咋劝你来着？”崔支书瞪着眼说。

没人吭气了。尧志邦心时骂着：尧家就他妈的没点欢心事？他想这事还不算完。崔支书叹说：“只有老婆和土地才能拴住庄稼人的心啊！你们的地，我挂在心上呢。”

吃完饭之后，崔支书让二姐给他端来一缸子温水，漱漱口。崔支书抑着脖子哈喽着水，猛一低头，将脏水吐到二姐

手端的泔水盆里。哗啦一响，他把那口假牙吐出来了。崔支书慌张地摇头说：“坏啦，我的牙掉啦！”

尧志邦心里高兴，表面装得焦急：“三叔，我给您再配上一副假牙吧？”

崔支书张着露风跑气的大嘴说：“我这是从上海配来的，从咬牙印儿到拿牙，还得等上三个月呢！明天我到城里开三天会，还要发言呢！”

“那可咋办哩？”二姐更急了。

崔支书忍了忍说：“洗洗吧，洗洗吧。”

几天以后，当崔支书和村支委们带领村民重新分地时，尧志邦看见崔支书张嘴喊话，露出来的是那副掉进泔水盆里的假牙。分地没有给尧家等十几户农民带来欢乐，地块没有动，还是由徐家承包着。尧志邦还从村委会找来报纸读，他只是明白了，又一个三十年不变。徐世昌带着全家人，从温州回来不久，就准备着春耕，给冬小麦浇第一茬水。徐世昌让徐早蝶把自己从温州带来的一些土特产，分别送给打工的人家。当然，也少不了尧家的。

徐早蝶挨户走到尧志邦家里的时候，想跟尧志邦谈谈，她觉得崔支书跟她撒谎，志邦哥不是那样见异思迁的人，一旦爱了，就会以命相许。她恰恰估算错了，她挑开门帘的时候，正巧看见杨金铃趴在尧志邦的肩上哭泣。“早蝶？”尧志邦一把推开杨金铃，向外追了两步。徐早蝶美丽的背影一晃就消失了，他突然间感到事态的严重性了。徐早蝶有一肚子的委屈，她这个年是怎么过的？她每时每刻都思念着尧志邦，可他却在这短短的一个月里，接纳了杨金铃。正应了阿爸的分

析，尧家人是靠不住的！徐早蝶回到自己的房间里，坐在电脑前，把装有“尧志邦”三个字的屏幕保护删掉了。屏幕里有她虚拟的幸福。眼下都没用了！她披散着头发，面孔红得像是喝了过量的酒，眼泪刷刷地流下来。

刚刚吃过午饭，尧志邦来找徐早蝶解释，徐早蝶把自己关在屋里不见他。她的火气很大，她隔着窗子，把喝剩的茶根儿泼在他的脸上、肩上，弄湿了一大片衣裳。淡蓝色的墨竹窗帘也给泼湿了。他站在窗帘后面注视着她：“早蝶，你听我说！”徐早蝶激动起来，尖声叫着：“我最恨的就是你这种人！我们徐家也不稀罕你这种人，滚，滚！”

尧志邦灰心丧气地去见徐世昌，感觉徐家的整个气氛很不对头。老头儿对他不热情，甚至不拿正眼看他，惟有徐家老女人跟他说了几句话。自从去年秋后，尧志邦对徐世昌就有了成见，感觉徐家并不是他施展理想的地方。徐世昌发财的胆量大大超过了羊马庄的庄稼人，俨然一副产业农民的派头；但在现代农业的投资热情上，却是极为胆小，鼠目寸光，像只顾眼前利益的老式庄稼人，比他的老爹强不了多少。

尧志邦决定立刻离开徐家，不能再留恋了。

尧志邦正转身要走，与复员回家的崔振广撞着了。崔振广瘦黑，很结实，他回乡之后，仰仗着老爹的势力，往啤酒厂跑了几趟。扬言要承包啤酒厂，扬言要娶徐早蝶为妻。崔振广见到尧志邦很亲热，他们是小时候的朋友。崔振广请尧志邦重新回到啤酒厂。尧志邦婉言拒绝了。当年老爹转包土地奔了啤酒厂，就让崔支书给骗了，弄得像个天不收地不留的野魂。今天崔家的后人又来欺骗他，恐怕没那么容易吧？他

与崔振广没说上几句话，厢房里的徐早蝶就尖着嗓子喊崔振广过去给她捶背。崔振广跟尧志邦摆了摆手，喜滋滋地颠过去了。尧志邦知道徐早蝶没有捶背的习惯，她无外是想气气他。女人就是这样，猫一阵儿狗一阵儿的。他痛苦地朝那个窗子望了一眼，失常的眼神散落在空气里，惴惴地走出来了。

尧志邦径直去了村口的小酒店，要了一瓶酒，一盘花生米，独自闷闷地喝起来。喝酒的时候，闭上眼睛把酒瓶子晃一晃，天就黑了。掌灯时回到家里，尧志邦看见老爹招来一屋子人，孙三老汉、杨金铃、孙大嫂、冬瓜、立伟、张东望都在，他们都是给徐家打工的农民。弄得他都没处站没处坐的。这些人见了尧志邦忽然一下子都不说话了，跟他打个招呼就散场了。只有老爹和杨金铃留了下来处理他的醉态。

尧志邦觉得有点怪，红着脸问老爹出了什么事？老爹摆手说是种地的事，让他别掺和别打听。老爹走后，尧志邦开始审问杨金铃，她的话像是挤牙膏似的，一点点说出来。这些被徐家占地的农户，明天春耕的时候，要抢种自家的土地！还商量出一些收拾徐世昌的损招儿，比如在地头挖坑，灌上屎尿，将徐世昌和那个洗面奶漏进去。尧志邦气愤地吼：“这不是荒唐吗？徐家承包咱的土地是有合同的！人家告上法庭，都得吃不了兜着走！”杨金铃生气地说：“你别胳膊肘往外扭啊？洗面奶跟崔振广好上啦，你还替他们说话？”尧志邦喷着酒气说：“闭嘴，我是替你们考虑。徐家人跟我有什么关系！”杨金铃眼睛亮着，亮得像两盏灯：“这还像句人话！你知道刚才人们为啥躲你吗？是怕你当叛徒！走漏风声，我可跟你没完！”尧志邦怪怪地看着杨金铃，忽然觉得她的傻气冒得可爱。

“为啥这么看我？”杨金铃瞪着勾人的大眼睛说，还用舌头舔了一下厚厚的嘴唇。尧志邦没有说话，而是一点点走近她，闻到她身上有一股面的气味。为了他，她在徐家的米面加工厂干得很踏实。他眼睛忽的湿了，用自己的身体把她的身体挤到墙角上，一把搂紧她粗一点的腰，将他冰凉的脸颊贴近她火热的脸蛋儿，胡茬子在她丰满的脸上刮来刮去。杨金铃的脸总像是擦了粉似的，有一层白霜。她仰着头，幸福地闭上眼睛，上唇微翘着。她没戴乳罩，上身那两个地方比戴乳罩还要挺。他的胸脯被顶软了，用低低的只有他一个人能听见的声音说：“金铃，我想操你！”

“还是有文化的人呢，说话这么糙！”杨金铃的脸烧了，拽着他来到大炕上，脸上是受宠若惊的表情。尧志邦挣脱开她的手，跳到地上把门插上了，等他转过身来的时候，杨金铃已经脱个精光，像一只白羊躺在草滩上晒太阳。尧志邦看见她那个神秘的地方长得很好看，洗面奶是比不上的；都说丑点的女人那个地方俊。他毫不犹豫地爬上炕来，用大掌将她的身子翻过去，狠狠抱住她白而圆的屁股。

“滚吧，洗面奶！”尧志邦辛勤地劳作着，心里呼唤着：“我们羊马庄的姑娘，不用洗面奶，脸蛋儿是脸蛋儿，屁股是屁股，白啊，嫩啊！生出的娃崽儿俊着哩！”然后就泪流满面了，他的眼前显现了秋天的平原。土地回归的日子来了，尧志邦和乡亲们像国家接收香港、澳门那样，举行了一个火爆的升旗仪式。乡村的旗不是红色的，是绿色的，平原是用惹眼的绿色装扮起来的。玉米有一人高了，每一株都怀了一颗可爱的小棒棒，绿棒的顶端，吐出了紫色的缨丝。那块像大

刀的坨地上，棉花、大豆、辣椒、葵花和土豆都开着小花。

第二天早上，街上静着，鸡鸭猪牛都没出棚。尧志邦独自去了徐家，徐早蝶还没起床，他只是隔着门缝，塞进去一张纸条。然后就带着杨金铃走出了羊马庄，他们这次真的上城打工了。他跟老爹说，家里先忍一忍，他和金铃到城里挣点结婚的钱，也买台电脑，回来就踏实等着种地了。尧满仓站在村口，老泪纵横地目送着他们。小四轮车颠簸在平原的小路上，尧志邦回头看不见老爹了，却还能看见徐家的小院的那棵槐树，能看见回春的田野，能看见早蝶洗手的小河。他和早蝶在那里笑过，抱过，亲过。别了，那样的日子不会再有了！

他痛苦地闭上了眼睛，偷偷抹了一把眼窝。

## 9

春天来了，接着又是夏天。

麦收前夕，夏天总有秋天的感觉。天气由暖和转热了。阳光出奇地耀眼，村里还是寻常的景象。早上，徐早蝶却感觉睡冷了，身体越来越冷，把冬天盖的东西都压上了，还是没觉出暖和来，索性爬起来尽早到田里干活儿，刷牙的时候，看见阿妈跪在菩萨像前烧了香，阿妈祈求观音菩萨保佑徐家五谷丰登，保佑阿爸的病早早好起来。徐世昌从春耕到麦收一直病秧秧的，肺气肿，引发呼吸道衰竭，走一步喘一声。

徐早蝶陪着阿妈烧过香以后，就重重地打了一个喷嚏，感冒了。她没吃饭就骑着木兰摩托，到乡医院买药，顺便给阿

爸抓第六服草药。行驶到去年扭秧歌的那条路段上，徐早蝶停了一下，看见自家经营的无边无际黄熟的麦子。今年不用扭秧歌了，收割机是崔振广提前预定好的。对于崔振广，谈不上什么感情，他只是徐家鞍前马后的一个男人罢了。此时，她眼里却晃动着羊马庄姑娘媳妇们扭秧歌的欢乐情景。

“哦，哦，哦！”土豆赶着几只白羊从田埂上走过来。

看见尧家的人，徐早蝶就不再想秧歌，尧志邦的影子一下跳到眼前来了。人的情感是最不能通融的东西，女人偏偏为它而活。人能记忆也能遗忘，可她对尧志邦是忘不掉的。开春时，尧志邦和杨金铃上城的那个早上，她一睁眼就看见了他的纸条，他向她泄露了几家农户抢种的秘密，还叮嘱她和阿爸小心点。也许正是他的纸条，使她尽早找到崔支书，使徐家掌握了主动权，瓦解了那个民间阴谋，还在地头翻出几个农民们事先挖好的陷阱。恨到啥时才到头呢？她从心里感激他，慢慢地，对他的处境和行动就理解了。她迎着土豆喊了一句：“土豆，你过来！”

土豆咧咧嘴，看了她一眼，哦哦着走下田埂。

“土豆，姐姐给你买吃的！”徐早蝶从兜里摸出一张十元钱，在土豆眼前晃了晃，微微笑着。

土豆小眼睛亮了一下：“姐——”

徐早蝶把钱塞进土豆兜里，问：“土豆，你哥哥什么时候回来？”

“我哥，他，旧历六月六回来。”

“回来干什么？”

“跟金铃姐，睡觉，放炮！”

徐早蝶的心被什么东西猛刺了一下，呆呆地愣了一会儿，拍拍土豆的光头，扭回身扶住摩托。土豆偷偷溜到她的背后，像鬼魂似的突然跳出来，望着她的脸问：“姐，你为啥不跟哥哥，放炮，睡觉？”

徐早蝶吓了一跳，尴尬地笑笑：“土豆，你不懂，快走吧！”土豆赶着羊，蹦蹦跳跳地走了。

徐早蝶又望了望麦田，很沉地叹了口气。然后骑车往村里赶，路过村委会门口的时候，看见一些村民围着崔支书闹腾，徐早蝶静静地听了一会儿，听出村民们是为国家入关的事担忧。怕国外的低价粮涌进来，自己种地赔钱。崔支书念着报纸，试图给大伙吃颗定心丸，还许愿说让他儿子把啤酒厂重新鼓捣起来。徐早蝶听了听，没什么话好说，入关后对农业的冲击，她早就从网上看见了。

徐早蝶进了家门，阿爸不在家，阿妈躲到灶间熬药去了，屋里只剩下徐早蝶一个人。她心神不定地坐在镜子面前，拿出洗面奶擦着脸，神情有些恍惚。跟去年的这个时候相比，她瘦了一圈，心情不好，有时整夜睡不着觉。擦完了脸，什么活儿都懒得干，就静静地坐在窗前，两条胳膊搁在窗台上，下巴抵在胳膊上。愣愣地看着村巷。

思念就张开了网，徐早蝶想着，尧志邦眼下在城里干什么？什么时候回来呢？他心里还惦念着她吗？有一次，她竟然动过这样的念头，把徐家承包尧家的土地让给他十几亩，这样就能天天看见他了。她跟阿爸吐露真情的时候，徐世昌狠狠地瞪了女儿一眼：“你怎么就没记性呢？你怎么这么糊涂呢？尧志邦不是个好鸟，你尽早忘掉他！”徐早蝶不说话了，她只

觉得自己在这个家庭里，是个可怜的角色，过着一种不正常的青春生活。有时她几天一言不发，平静地做饭、洗衣、铺床，然后躲在电脑旁孤独地流泪。泪流也不去擦，随它一直沿着苍白的脸颊爬到嘴角，品尝着它涩涩的滋味。

阿妈把冒着热气的药碗端进屋来，让徐早蝶到村委会叫徐世昌服药。徐早蝶刚才从村委会门前经过，怎么没看见阿爸呢？她走出来的时候，阴天了，麦收的天气是说变就变，上午的光景，天阴得居然像是傍晚。远远的，她就看见阿爸蹲在村委会门前的墙根，手里捏着一张报纸，听着人们说话，自己一言不发。

“阿爸，要下雨了，回去吃药吧！”徐早蝶走到徐世昌跟前说。

徐世昌好像是没听见，一动不动地坐着。

徐早蝶又喊了一声，徐世昌耷拉着眼皮，还没回话，烟头熄了，仍在嘴里含着。

最后是徐早蝶把软弱的徐世昌搀扶起来的。徐世昌抬头看了看女儿的脸，又看天，才跟着女儿走了，两人的脚步都很沉重。

进了屋里，徐早蝶埋怨说：“阿爸，别为入关的事担忧，天塌下来，有高个子顶着，咱怕什么？”

徐世昌没理睬她，扭皱着脸，强迫自己将难咽的药汤喝下去，叹着，就像犁地的牛被打了一鞭发出的那种声音。

徐早蝶愣了一会儿说：“网上有显示，眼下我们的小麦和大米，六七毛钱，比人家欧美要高一半！可能在短时期，粮价一跌再跌，我们吃点亏，可从长远来看，我们的日子还会

越来越好的！”

徐世昌喝了一口水，叹息着：“我们管不了多远，眼下怎么办？”

徐早蝶说：“人得吃饭，咱农民，怎么打算，也得种地哩！”

“大秋种什么呀？”徐世昌听见外面有雷声，随着雷声的尾音，他的嘴上哆哆嗦嗦蹦出几个心惊肉跳的字：“种菜？养花？栽草坪？”

徐早蝶看着阿爸的样子，心里要多凄凉有多凄凉。电话响了，她端出药碗，到自己房间里接电话去了。

徐世昌抡起胳膊肘，狠狠将桌上的报纸扔到地上。

徐世昌又咳嗽起来，咳得眼睛含着浑浊的老泪，感觉浑身无力。五脏六腑都错了位，没一处舒服的地方。窗外下雨了，土地和人心都泡在湿淋淋的雨水里，显得很沉重。其实，在去年冬天，中美达成入关协议的时刻，徐世昌就天天看电视，密切关注着进程，一遍一遍地计算着庄稼收支账目。难道是徐家承包期太长了？应该顺坡下驴都让出去，还是让出一部分土地？他好像是掉进一口枯井里，黑暗一层层包裹着他，他这才知道自己在羊马庄是非常孤单的。他必须在收麦子之前作出决定。极度重压使他想冲着雨天喊一声：这算啥？落个人不人鬼不鬼的！

春耕抢种土地事件发生以后，徐世昌就患了病了，尽管有崔支书给撑着，那十几户农民还是要起“坐地泡”的本事，罢工，静坐，吵骂。村委会来人劝说，三说两说竟然说僵了，冬瓜和杨金铃的哥哥，还动手打了崔支书，混乱之中，徐世昌的右胳膊，不知被谁的扁担刷伤了。他被惊得打个哆嗦，望

着那一个个黑洞洞的陷阱害怕了，羊马庄人黑哩，他们看着徐家发财眼红了，想黑他一把哩！尧满仓就坐在人群里，没打没闹，没说一句话，鼻子肿得像一根老式烟斗。让他稍稍感到欣慰的是：尧志邦偷偷给早蝶报了信，使徐家有了准备。冲着尧志邦的面子，徐世昌仍然把尧满仓留下，继续给老人一碗饭吃，他毕竟替徐家戴过红花呀。剩余那些闹事的村人，都让他给打发了，往后几年的承包款都由村委会代徐家转发。给冬小麦浇水的时候，徐早蝶从城里的劳务市场选来了一些劳力。

这个蹩脚的春季，对徐世昌的打击是多方面的。远在城里那个曾使老人骄傲的儿子徐早生，倒卖温州走私过来的旧服装，被工商局查封罚款，儿子硬是从家里拿走了三万块钱。这是今年买化肥和地膜的钱，徐早蝶不愿意，别扭了几夭，还是让早生拿走了。小麦施肥的时候，用的是早蝶和她阿妈贡献了多年的私房钱。徐早蝶连一件像样的衣裳都没舍得添啊！徐家明显没有刚来时兴旺了，就这样衰败了么？老人不敢往下想了，伤感地打起盹儿来。

徐早蝶轻轻走进屋里，看见阿爸睡着了。报纸零零乱乱地散落一地。她把报纸捡起来，又慢慢扯过一条毛毯给阿爸盖上，留下一个无声的叹息，就回到自己屋里。下午天晴之后，她骑上摩托到了田里。她刚才接到看庄稼人的电话，报告大刀把地上的麦子，有人在夜里偷割了一片。她到那里一看，比去年尧家奶牛吃掉的还多。她在地上转了转，怀疑一个人，那就是尧满仓老汉，他是最大的嫌疑。她没有报案，直到整个麦收结束，她也没有跟阿爸提起这件事情。

阴历六月六就到了，徐早蝶忽然想起一件事来。夜晚来临，徐早蝶悄悄来到尧家，在院里抓起一把麦秸，走进去了。尧志邦和杨金铃都没回乡，只有尧满仓和土豆在家。她落座的东屋好像就是新房，屋里摆着组合家具，桌上放着一台新电脑。一张报纸盖着电脑，床上搭着床罩，沙发上蒙着勾纱，茶几明净。尧满仓告诉徐早蝶：“这台电脑是杨家陪嫁的！说是往后种地用！”徐早蝶木然地点着头。老人如今不扎笤帚了，而是用麦秸编草帽。老人看见徐家姑娘手里晃动的麦秸，当下就慌了，低着头吸烟，徐早蝶放下手里的麦秸，拿起一顶圆圆的草帽欣赏着，说：“大伯，明天我派人给您拉两车麦秸，留着用吧，啊？”尧满仓张着嘴巴，愣愣地看着她。徐早蝶从兜里摸出一个红包，放在炕沿儿上说：“听土豆说，志邦哥六月六结婚，阿爸让我送来贺礼！给您道喜啦！”尧满仓眼眶一抖，哽咽了：“看你，这，谢徐姑娘啦！”徐早蝶看见衣柜上摆着一张尧志邦与杨金铃的合影，看了一眼，忙把目光闪开了。临走的时候，徐早蝶又告诉老人一个好消息，说徐家准备还乡亲们一些地。尧满仓老汉再也抑制不住情绪，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抓起一只鞋死命往自己的头上打，鞋底子上的黑土落了一头一脸：“我对不住人哩！”徐早蝶赶紧扶起老人，没直说，也知道老人为什么忏悔。尧满仓把徐早蝶送到门口，激动地打着招呼：“那天，和你阿爸阿妈来喝喜酒啊！”徐早蝶走路快捷，没应声，脚底有个土块绊了一下险些栽倒在地。

尧志邦婚礼那天，徐家果然没有去人。

这天晚上，徐早蝶先是木着，呆呆地坐在家里不动，牙齿咬着紫色的嘴唇，像是咬出血来。阿妈坐到她跟前说：“孩

子，想哭，就哭哭吧！”她摇了摇头，痛苦地闭上眼睛。尽管她心里有天塌地陷般的绝望，但是没有哭。阿妈怕崔振广碰上女儿的哭泣，就让徐世昌提前把门关上了。然后走到徐早蝶的房间里，默默地陪着女儿流泪：“认命吧，苦命的孩子，谁家的日子不是这么过的呢？”她好像没有听见，阿妈就走出去了。徐早蝶还是哭不出来，因为她美丽的眼睛里已经没有泪了，这才明白，绝望者是没有泪水的。

隔了几天，深更半夜的时候，寂静无比的徐家小院，突然被徐早蝶梦中的呼喊声惊醒。她的喊声十分尖厉：“志邦哥，你说过，要陪我徒步走遍大平原的，你为什么扔下我不管啦？”徐早蝶梦里走在平原上，觉得筋疲力尽，连半点挪动脚步的意念都没有了。正房里的徐世昌狠狠将手里的茶杯摔碎在地：“败兴，丢我祖宗八辈的脸面啊！”

第二天早上，徐早蝶不知道昨天夜里的喊叫，像没事人似的干活儿。她给阿爸晾晒那个绿面褥子，发现褥子上有两块血迹，心里一疼，赶紧到田里找阿爸。徐世昌在田里常常一站就是一天，站累了就坐在田埂上歇歇，用枯瘦的手捶捶自己的两条腿，揉揉两只发肿的脚，闻着清新潮润的泥土味儿。远处烟筒里冒出的炊烟，缓缓飘到地里来了。徐世昌见到女儿，缓缓抬起右手，指着那些麦茬地说：“这儿，那儿的地，还给那些刁民吧！”

徐早蝶感到阿爸是明白人，病成这样，依旧很精明。可是羊马庄的几户农民非常令她失望。

徐家要归还部分土地的消息，传到他们的耳朵里的时候，一个个都乱了阵脚。孙三老汉、孙大嫂、冬瓜和立伟，纷纷

拒绝接收土地。临时会议，在尧志邦的新房里举行。孙三老汉怕了，他怕往后种地赔钱，吭吭哧哧地嘬牙：“我们这些贫家薄业的小户人家，可赔不起呀！”孙大嫂破口大骂着：“南蛮子就是他妈的鬼精，种粮发财的时候不给，等入关了，他们看着不行了，才交出来，我不要！”冬瓜说：“合同还没到期呢，我要动用法律的武器，起诉徐世昌！让他赔偿！”以下就是乱哄哄的说三道四，旧事翻出不少花样来。尧志邦坐在电脑桌旁，一根接一根地吸烟，一直没有搭腔。看着人们冷场了，就缓缓站起身说：“大伙真的不要地了，那我尧志邦包啦！承包费比徐家一分不少！”人们惊讶地看着他，眼神似乎在问：你不怕累吗？你不嫌苦吗？尧志邦说：“我们庄稼人，从冬天忙到秋天，从早晨忙到夜里，累死累活，那不算什么，只要你能想到有一天会看见土地，那就什么艰难都不在乎了！”人们惊着，杨金铃当着众人的面，不嫌害臊地亲了男人一口：“你他妈的，说的真棒！”人们都散去的时候，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。

尧志邦拉着杨金铃的手，走在暗夜的平原上。走到一块地头，静静地站了一会儿，正度蜜月的俩人相互看了一眼。看什么呢？有了土地是福是祸呢？忽然，他们听到不远处传来喳喳的声响，那是老爹尧满仓用铁锹翻着麦茬地。老人借着月光，从地的这头，翻到地的那头，弯曲的身影几乎匍匐在地。新土的气息在夜里流淌着。尧志邦久久地朝那边张望，一句话也没说，扑倒在老爹的脚下，双手狠狠抓着泥土，又慢慢举过头顶。

一声沉重的叹息，随着夜风荡得远远的。

## 10

这个夏季，好像有什么东西要死掉。不冷不热，日子过得一点儿也不起劲。

不久，徐早蝶就嫁给了崔振广，婚后的生活虽然不尽人意，可还是平静自然的。

徐世昌的病竟然奇迹般地好起来，使徐家恢复了往常的秩序，徐家人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、劳动和收获着。尽管崔振广让啤酒厂重新流出了酒，而且他那么爱着早蝶，恨不能把天底下所有的幸福都端给她，换她脸上的笑模样。可她还是不笑，她多半的时光都消磨在田园里了，整天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。她新婚之夜，把美好的身体完整地给了男人，以后就再也不让他挨自己光滑的身子，这让崔振广很不习惯。崔振广疑惑地问她：“早蝶，你有病了吧？”徐早蝶淡淡地说：“振广，我有病！”崔振广心疼地抚摸着她的头，问：“不烧啊，精神上的病吧？”徐早蝶点点着：“对了，可能是精神上的病！”崔振广大包大揽地说：“明天，我给你请个精神病医生来，好吗？”果然，他就从精神病院领来一位医生。医生给她看过之后，徐早蝶竟把医生留给她的药品扔到窗外，惹得崔振广好一阵不高兴。早蝶没有理会他因愤怒而涨红的脸，日子过皮了，熬倦了神，真不值得去过。委实活受罪。

大秋作物还没长高的时候，徐早蝶失踪了。

各种各样的推测和猜想，把徐家包围了，当然还有孙大嫂等人的流言蜚语。徐世昌并没在乎别人怎么说，可他无法

忍受失去女儿的痛苦。徐早蝶的突然出走，一下刺醒了他，唤起了久久压抑的全部父爱，几乎使老人肝肠寸断。在别人所属的土地上，放任地撒播自己的种子，是不是老天的报应呢？“罪过，我们徐家有什么罪过呢！”徐世昌颇为不解。他和崔支书一样惊惶，羊马庄的两位老人，发动了所有的力量，派人到处寻找。他们找的地方是铁路、水沟、树干等阴暗角落。看看是不是有一个漂亮温州女人的尸体。

对徐家姑娘的出走，惟有一个表现出少有的冷静。他就是在棉花地里喷药的尧志邦。

在几天前的上午，他与现在一样，站在棉田里给含苞的棉秧喷药。他压根儿就不知道，徐早蝶躲在附近的玉米地里看他。转弯的时候，他听见玉米叶踢嗒踢嗒的响声，抬头看过去。

他与徐早蝶的目光对视了那么一下。女人的脸，白色的T恤衫，就倏地一闪，不见了。尧志邦明白了，放下喷雾器，急着追到玉米地喊着：“早蝶，早蝶——”

徐早蝶没有应声，他就钻进去找，她竟像精灵似的消失了。她什么时候溜出玉米地的？他不知道，他猛然感到一股说不出的惆怅。

他不会见他，看他一眼就够了。尧志邦靠着地头的一棵树，呆呆地望着眼前的青纱帐。太阳就快落地了。他喷出的细细的烟雾，散进棉秧里去了，一切都显得那般寂寞。

他又朝那个虚幻的地方张望了很久。

不敢看平原的脸，怕碰上平原的眼睛。走出来，平原里怎么到处都是眼睛呢？小路是灰白色的，一条条灰带一样的

土路从村庄四周蜿蜒而去，地上有牛羊的蹄印，有特殊的气味。徐早蝶背着小挎包，徒步走在平原的小路上，像个上学的女孩子东张西望。她穿着一件银白色的T恤衫，胸前有小燕子赵薇的头像。浑身上下透着青春的气息。她早过了喜欢小燕子的年龄，只图衣料薄，穿着凉快。她的小挎包里，有一个指南针、洗面奶、梳子和地图，还有一些钱。她问自己：“我还忘带什么了吗？”

一路没有山梁，如果不是秋庄稼，一眼就能望出几十里远。“这就是平原吗？”徐早蝶从半人高的高粱地里钻出来，头上落满冰凉的露水，胳膊上沾着湿淋淋的草叶。

麦秸草帽遮阳，还是不能抵挡酷暑的袭击，脖颈晒红了，耳根有一丝隐隐的疼，挂着汗珠的小鼻尖儿是痒的，呼吸里都发出一股青草的气味。她摘一片豆荚放在手心里，豆荚就在手心上跳跃着爆裂。豆荚的香味儿，一阵阵飘散出来，吸进肺腑，缓缓流进浑身的每个关节和脉管。豆荚地连着草滩。她扶着谁家打好的草捆干喘着气。草捆摇着，像要翻倒，却没有倒，她虽说不是平原人，可却是一把割草的好手。

她四下望了望。昨天她到过尧家二姑娘的婆家，四王庄眼下已经看不清爽了。那是一个与羊马庄相似的庄子。在那里，她想到二姐家讨口水喝，二姐却给她挤出鲜牛奶让她喝。一瓢牛奶咕咚咚一气喝干，亮了亮瓢底，用胳膊擦了擦嘴巴。有一股野生的红亮在她脸上慢慢透出。奶牛像是看见熟人似的朝她叫了两声，离开二姐的时候，没有看见她扭秧歌。

太阳的光芒柔和了许多，这时再看小河边一排排的小树，就比孤零零的一棵树好看。看平原上几乎一模一样的房舍，再

看与羊马庄不同的炊烟。总感觉前方有神秘的东西，有一天，她能在无意间接近平原的精髓。

傍晚来临的时候，她终于有点害怕了。她想快点跑过这条小河岸，可双脚变得异常沉重了。该找个旅店休息了，见到坏人怎么办？迷了路怎么办？自己死了怎么办？浓烈的伤感包围了她。要是有人陪伴就好了，可这个人先她而死了。她不能死，她死了，谁来帮阿爸料理那一片庄稼？谁来给阿爸提供网上的信息？谁来诉说一个温州少妇穿越北方平原的喜悦？

走了一会儿，她看见了小村的灯光，红光里似乎飘着一股鲜牛奶的香味儿。徐早蝶的眼睛热了，伴着一声声蚩蚩的短叫和蛙鸣，勇敢地朝那个神秘的地方奔去。

## [短 评]

### 描绘变革的土地

万 里

这篇作品让我感到亲切，因为我也曾在华北大平原上度过了近十年的时光，熟悉那里的麦田和土路，也听惯了生产队集合上工的钟声。如今，我们

或许听不到那样的钟声了，取而代之的是秧歌队的锣鼓。大平原和全国所有的乡村城市一样，产生了巨大的变革。变革给了农民富足，也带来了冲击，冲击着人们的观念与思绪，冲击着农民与土地的关系——有的人离开了土地，有的人厌弃了土地，也有的人仍然热爱着土地。

关仁山把目光投向农村变革中最深刻的部位，捕捉住当下北方乡间独特的生活气息，写了《九月还乡》、《天壤》、《平原上的舞蹈》三部中篇小说，可称为他的土地三部曲。三部作品均有牵动人心之处：杨双根的命运令人痛心，《天壤》的结局给了人光亮与欣喜，《平原上的舞蹈》道出了尧志邦们的疑虑与困惑。还有九月、杨大疙瘩、吕淑梅，徐早蝶，这些鲜活的形象都与土地有着难以割裂的情感和姻缘，他们的命运与土地紧密地连接在一起。

关仁山以真切的情感描绘古老而又新鲜的土地，刻画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农民形象，写出了变革的力量，也揭示了变革中的阵痛，使他的故事动人而又沉重。

“土地的富足才是人类的富足，土地的和谐才是人类的和谐……”这是《天壤》中佟县长说的话。我想，这恐怕也是关仁山的肺腑之言吧。